

社 會 小 說

新 社 會 現 形 記

中 冊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5763B

社會小說  
新社會現形記  
卷中

第十四回

青年拒諫入歧途

知事貪功釀大變

江都貢少芹著

冷眼先生有個表弟姓江名小邨的年紀約有二十來歲生得聰明俊偉自幼兒時候冷眼先生甚是愛他後來冷眼先生常在外間遂和小邨隔別此次回籍守服遂得時時親近但默察他的舉動比先前大不相同滿口都是些平權自由革命流血的話冷眼先生怕他年紀過輕脚根不定誤入匪徒一局暗中用言語試探他口氣那知小邨便慷慨激昂的說甚麼上次鬧了一頓革命徒然白費心機博了個有名無實的共和國非實行破壞不能收良好結果滔滔汨汨講了一大套又推崇李時需的爲人讚不絕口冷眼先生料定小邨和時需必有些秘密關係忙勸小邨道你適才這

~~1596188~~

番話我雖然不忍贊成却又不敢反對但是天下事總宜籌劃萬全若輕舉妄動非但不能成事枉自斷送生命何況那個李時霈絕對不是真正黨魁如今冒用革命名義騙人入黨他那口頭禪幾句話無非希望中國前途造成個大同世界共享平等幸福一般沒見識的人自然死心地幫助他了一經有了戰爭他却叫附和他的人出去拚命他自家躲在旁邊坐觀成敗如成功呢他先享受權利不成拿別人的生命去搪災他早三十六着走爲上策了你看每次舉事失敗後官兵捉獲的都是些隨聲附和的人其實主動頭腦並不會拿住一個你果然想在政治上研究改革第一須要抱定方針和民黨中有經驗有程度的份子接洽方好若說那些沒來繇的流氓土匪假借黨人名義在外間招搖煽惑真正兜搭不得像你說的那李時霈他也不知政治革命爲何物如果糊裏糊塗同他聯絡一氣只怕是有害無益了你呢家裏負郭良田不下數百畝一生一世也可吃着不盡便做個理亂不知的良好百姓誰來干涉你自由說到這裏冷眼先生又歎口氣道老弟呀我非

好意說這些厭世主義的話實因目下時勢倒是如此辦法較爲安穩一些兒咧我同你是切己親戚才敢忠告你自家斟酌罷這時小邨夾着滿肚皮偉人志願這些話如何聽得入耳當面又不便搶白也不說甚麼只得從鼻子裏哼了一聲冷眼先生明知話不投機忙用別事岔開小邨坐不半會不辭而別就這一去接連好多天足跡不來走一步冷眼先生可惜他少年盛氣不聽好言並不去找他只有暗中歎息罷了金風撲面玉露沾衣轉眼之間已到中秋時序這一天正是舊歷八月十五日晚上一輪皓月倒掛半空照耀得大地上似水晶世界一般將六街上燈火逼得半些兒光彩都沒有冷眼先生性情本來洒落只爲母服在身沒心腸前來賞月又怕他父親即景傷情表面上倒反歡天喜地的備辦幾樣酒餚一家兒團團坐食此時將近二更多天正吃得高興猛地裏聽得打門聲音震天價響接着由外面進來一個婦人走着突着冷眼先生望時却是自家姑母到了跟前放聲哭道你可曉得你表弟在省城被官府殺掉了麼刻下又有兵到我家搜查了你是我的

內姪快設個法子救我全家性命說罷又哭冷眼先生的父親等一千人早嚇得目瞪口呆還是冷眼先生大有見識忙一面請他姑母坐下一面細問原故他姑母哭着說道半個月前你表弟小邨在家裏睡午覺忽然有兩個身着洋裝少年跑到他書房裏喊醒他和他唧唧噥噥談了半天你表弟便叫小使們打疊行李帶了川資隨同那兩個少年動身我問他到那裏去他但說有要事往某處走一遭不日便回他的脾氣向來桀驁誰敢阻攔只好絲他去了直到如今人既不歸連一封信也沒有今天晚間我正同你姑丈在屋裏吃酒忽然那縣知事率領好多衛隊到了說昨夜省城裏南湖馬隊兵變是你表弟的主謀現在小邨已經獲住訊明正法了適才奉都督密電着派兵到你家檢查有無危險品物並助亂證據可憐箱櫥裏衣服首飾銀錢通通被他們擄去又將你姑丈拘往公署不知是凶是吉我捨命跑到這裏好姪兒呀你趕急救我則個冷眼先生聽畢頓足道小邨不聽我話我早知有今日了但此事如何辦法才好於是低下頭來沉思半晌遂向他姑母道小

郵已死姑且不談姑丈是有了年紀的人怎禁得起兵丁囉哝爲今之計只有在地方上邀請幾位公正紳衿聯名遞張呈詞就說小郵作事家中實不知情伊父誠樸忠實久爲鄉里推許擬請准予交保釋放如有不法情事唯保人是問再面會縣知事當面陳述原委可邀允許他姑母道我是女流加之此刻方寸已亂就煩你作主罷冷眼先生不敢怠慢隨時出去照辦誰知那個縣知事一心想在小郵父親身上升官發財暗中找些槍彈等物放在他家箱兒內做證據硬栽他父子同謀嚴刑拷問小郵的父親精力衰頹捱打不過只有俯首誣服那知事便據供呈報到省請示處置比及衆紳衿到他公署其時電詳早經出去了衆紳衿無可如何怏怏而回商量對付方法大家茫無頭緒各獻章程有的說用閣城紳商學界名義電致省吏願拏身家性命來保有的說到省上訴冷眼先生道諸君主見好極了只怕需延時日而且此案關於軍政問題省吏自然要照軍法從事的果然軍法辦理萬來不及衆紳衿都面面相覷……忽聽外面人聲鼎沸好似天崩地塌一般接着那

槍礮聲音連珠不絕。大家這一嚇非同小可，趕忙紛紛逃散，才出了門，見百姓們鴉飛雀亂，一頭跑着一頭說着道：「不好了……不好了。城外李旅長帶兵進城，將那個縣知事殺了，又打開監獄焚燬衙署，部下兵丁四處搶劫，我們快逃命呀！」冷眼先生和衆紳衿復行轉回……且慢像這座小小縣城，雖是衝衢要道，却非根據地方。李時霈縱然心懷不軌，自應在通都大邑乘機起事，才是怎的。在這彈丸之地，妄自稱兵，何況省垣馬隊兵變已經完全失敗，今天佔領這個縣城，他豈不曉得孤立無援麼？假若省吏派兵前來，既不能戰，又不能守，不是束手待斃嗎？然而其中却有絕大遠因呢。原來小邨被捉時，曾供出自家里居籍貫比及正法後，軍府本電飭該縣知事會同駐防旅長到江家，妥爲搜查證物。那縣知事接着電報，便想將這場大功攘奪過來，遂不通知時霈，逕自帶領衛隊前去，先將江家貲財擄括一空，然後做賊陷害，好達他升官發財目的。那知事機不密，早被時霈曉得一者惱恨知事不應違背都督命令，撇開自家擅自作主；二者小邨和自己本有同謀關係。如今聞



得他斷送生命。少不得存個兔死狐悲的觀念。三者此次在省起事的大半是他同黨。萬一被捉獲的人吐出內部秘密。總於自家。大大有些不便。莫如先發制人。鬧他一頓。明知不能成事。到底趁着亂中搶劫若干財物。逃往別處。也可博得個下半世溫飽。有此幾層原故。所以遂演出這天大的一場浩劫。來時需既得了。手表面故意出了幾張安民告示。其實暗地招呼部下。陸續各散。及至衆百姓喘息定了。才知這班兵士滿載而去。於是一面辦理善後事宜。一面據情電省。不上兩天。軍府裏派員查勘。呈覆說此番變故。全由該縣知事釀成。雖然死於非命。尚有餘辜。李時需身爲旅長。不能保衛治安。胆敢擁兵佔城。殺官劫獄。保無有與亂黨通同一氣情事。希圖破壞大局。實屬罪無可追。應請除分飭軍警偵探。隨時隨地躡緝。外再行知各省行政公署一體協拿等語。稟陳上去。軍府自然如詳辦理。又撥兵前來駐紮。並另委知事安撫人民。種種手續。無庸贅叙。事過之後。小邨的父親竟杳無下落。他妻子和冷眼先生計議。總疑猜他在劫獄時候被亂兵殺死。免不得又多一番悲傷。

眼見得江家因生個不肖兒子聰明誤用以致身遭奇禍霎時間弄得家破人亡可算他自作自受了。著書的做告青年萬不可走入歧途幹那些無意識的舉動須知革命事業並不是那些無意識的烏合之衆可以幹得來的。只可憐江家立地變做窮人撇下那寡母少妻如何過活祇靠着冷眼先生不時週恤。此是後話不提。單表那李時需撥擄了好多金銀珠寶離了犯事地方和一班強盜兵士迤邐向西北行來想覓個安身所在。衆兵丁私下商議道：「我們兵也當不成了，餉也領不成了。儘管跟着他鬼混做甚，倒不如將他擄的一筆貲財給他搶奪過來，大家分潤分潤，各走各的路罷。」衆人都道：「好計，却好。」走到寥廓之處，兵士一擁上前，搶個精光。因念平日部屬感情，不曾傷害時需性命。大家照份均攤已畢，呼嘯一聲各自散去。時需早嚇呆了，暗呼晦氣，打點去處，猛一觸機，道：「聞得白狼盤踞河南商城一帶，聲勢浩大，我刻下鬧出這樣大亂子，到處無我立足地點，除了投奔他，沒有第二條路走。」主意想定，幸喜身邊尚有川資，遂晝夜攢趲向商城而來。及到了白狼那裏，滿

擬他極端歡迎。那知會見面才報了姓名履歷。白狼便不容他再說。冷笑道：「我的宗旨和革命主義大不相同。甚麼叫做帝制民主。甚麼號稱偉人志士。我一概都不懂。我想做官。自知沒有治國治民手段。我想當議員。沒有代表民意資格。我想經商。沒有操奇計贏智識。但曉得幹那些殺人放火打家劫舍的勾當。却有樁好處。人說我是土匪。我便承認是土匪。人說我是強盜。我也自居爲強盜。不像那一班人。樁樁件件都是自私自利。反要口口聲聲說國利民福。比較起來。我兀自不失爲心口如一的真小人。你們終算個口是心非的偽君子。何況冒充民黨的人。最是反覆無常。失敗時候跑來借我這裏棲身。騙吃騙喝。騙錢。用一經某處機關組織好了。某地軍隊運動成熟了。某日要糾衆起事了。便不辭而別的走掉。甚至用些花言巧語。慫恿我部下和你同行。我頗猜疑你此番前來。照常是存心叵測。借我勢力壯你們聲威。意思間是叫政府裏知道現在黨人和白狼已勾通一氣。不是又多一層顧慮了。嗎。須知我不被你們利用的。但你今天來了。我情願資助若干旅費。請往別處。」

去我這裏容你不得說完幾句斬釘截鐵的話早踱入後面了時需沒奈何於是怏怏出來不敢再回本省打算取便道往上海謀安身地點可巧行至半途碰見幾個同志正改組公民共進會機關部遂挽留時需贊助進行欲知後事且閱下回

## 第十五回

辭議員正士請除名

爭購票黨徒呈怪狀

却說冷眼先生家鄉城中有一所極體面的房子門上標明初選舉籌備所字樣這時正鬧紛紛開着大會呢內中有一人提着噪子說道日前接奉大總統命令說是轉眼間臨時政府期限已滿正式政府行將成立將來選舉正副總統時候非經正式國會的議員投票不行所以這兩院議員須在正式政府成立之先提前選舉出來才好籌備一切你不瞧見大街小巷黏貼着行政公署的佈告嗎我輩呢祇有選舉議員的權限却沒有被選舉的資格我想國會是國家最高立法機關又是我們人民直接的代表萬不能草率從事別的地方姑且不談單就我們縣境而論大小人民何止

二三十萬一切身家性命財產都付託在那議員身上了。假若不選舉幾位公正廉明又有新舊學智識的人物如何放心將那重擔子交給他呢。此番私下會議大家要斟酌斟酌在本縣境內揀幾個素有聲望的預備臨時一致投票到底有些甚麼人不妨先說出來大家評論評論內中有一個人說道提到品學兼全的人呀我斗膽說一句怕一時還不容易物色哩待我來仔細想想言訖沈思半會忽然站起對衆人笑說道有了有了像這等人我們縣境裏除掉冷眼先生再覓不出第二個衆人道果然不錯大家都表同意的等到那一天無論初選覆選不可將他忘却刻下已將近新歷年終了聞得本城初選日期是民國二年一月一號我們趕急預備則個衆人點點頭登時紛紛各散看官知道這是些甚麼人原來就是冷眼先生住居的那個縣城裏選舉籌備所一班公民當時有些人代冷眼先生歡喜非常散議後便跑到他府第當做新聞似的報信那知冷眼先生聽了不但。不。以。爲。然。反。向。來。人。懇。商。道。煩。你。轉。達。諸。君。請。他。們。選。舉。時。萬。萬。不。用。將。賤。名。投。入。兄。弟。自。知。

既無代表國民的資格，又沒擔負責任的能力，縱然選了我，仍然要立即辭退的，何必又多費一番手續呢？那些人被冷眼先生提入冷水裏，好沒意思，搭趣着說道：「這是闔邑公民的衆意，先生何必過却？既先生不願幹我等替你回絕他們就是了。」冷眼先生連連稱謝，那些人真是乘興而來，弄得敗興而返。冷眼先生兀自放心不下，又寫一封長函，送給幾個有名譽的紳衿，陳說苦衷，誰知那班公民嘴裏雖然應允，及至選舉時，仍將他名字投入匭中。大凡選舉手續，初選時由各縣公民就地投票，到了複選，須一齊到省，就在初選當選人之中，擇尤選舉，所以列入初選的人，有選舉權，又有被選舉權。如今民國正式國會第一次籌備，那些有議員資格的，誰不想這高貴位置，更有一種人明知自家無複選當選的希望，却先期營謀運動，初選準備將來複選時，如有人不滿額定票數，還可將自家那張票兒賣給別人，填寫姓名，大大的敲他個竹槓，弄若干錢文，簡直成了營業性質，惟有冷眼先生心理上和他們大不相同，現今他見初次當選，早急得不成樣兒，三番五次請行政官

取消自己名字無如那個縣知事立意不行已造冊申送上去他那班至親好友又苦苦邀他赴省冷眼先生被逼得沒法暗想我何必固執呢他們既拘我同行我表面上儘管答應等到那時我再當着省長面說明原委並要求衆人不用舉我我再將我的票兒揀一個意中極崇拜的人給他填寫姓名我這邊不索他酬謝他那邊斷無不要的道理主意打定忙隨同一班初選當選的人向省城裏來這時各縣的人都陸續到了其中黨派各分門戶各別原來南方黨人勢力要算國民黨佔優勝地位惟有湖北一方面共和黨同國民黨兩下裏不相上下此次國會議員若非掛名政黨只怕不能得這個尊嚴無上的位置如今既是兩黨勢力平均少不得從中又有一番競爭所以爭先恐後的百端運動那種叫囂習氣並卑鄙齷齪狀態便擺幾十面照妖鏡子也形容不了許多冷眼先生品學名譽早經各界推許見他初選當選便有好些黨人曉得他是超然性質想趁這個當兒羅致他加入黨籍好像他們黨裏便添了光彩似的當下有人和冷眼先生接洽情願賠貼若干金

錢代他購買票兒。其實冷眼先生到省是要求衆人摘除自家姓名的。他們如何得知。於是婉言謝絕。不上幾天。已到複選日期了。那省長並監督官兒預先假武昌府舊址分設鐵廠。又刊貼佈告。發給入場券。以備投票人屆時入場。是日清晨。那些人早如潮如湧的而來。冷眼先生也到了。遂入休憩室。坐地則見黑壓壓的闐滿了一屋子人。三個一堆。五個一叢。在那裏交頭接耳的私語。起先還是唧唧噥噥。生怕被人聽見。後來說話聲音也漸漸大了。便肆無忌憚起來。猛見有個人託地跳出。對着衆人將大拇指頭豎起。叫道。像李鵬基這個人。就不配有議員資格嗎。你們意中的談虎臣。可比得上他麼。哦。我知道了。他不過倚仗錢多。你們便將票子一張一張的賣給他。須知李君雖然是個寒士。現在我黨裏願替他出錢。每張票子你們要幾多。便給幾多。就是了。話言未了。衆人急回答他道。張先生。你不必用強迫手段來對付我們。你刻下不化費多錢和人家買了個參議員。可算討了大大便宜。又來替別人賣弄虛情做說客。可知我輩幾張票兒。早有人給過定錢了。那人聽得這



句話登時氣冲牛斗。逞使出洪亮喉音，喝聲吠你這些言語，祇好欺別人，却不能瞞我張金榜甚麼。給定不給定，我一概都不懂。你受敵黨勾通，可曉得他們是搗亂份子麼？若貪一時利益，只怕將來要貽後患的。今天呢，我偏不准你將票子賣給國民黨，快些交出來給我填寫。李君的姓名，停一會子到黨裏庶務處取錢。衆人道：「這事尙待斟酌。」張金榜那裏肯依，拍着檯子，吆五喝六，只是狂叫。旁邊有個人插口道：「你們不要惹黑旋風，爺爺動了氣，那時提防着打得你們稀爛呢。」這時冷眼先生聽得張金榜三個字，覺得怪熟的，叵奈一時想不起，又細瞧他聲容態度，方觸機道：「去年四五月間，他不是在上海張園同那個仇伯樵爲那麼一件事，開頑笑的嗎？想係也爲選舉才回籍運動參議員咧。怎麼他目的已達，還要給別人兜攬買賣？此君也太不懂人情了。正自思索，驀然從人縫裏擠出個莽漢，跳到張金榜跟前，兩手叉着腰，脇厲聲問道：「今天複選投票，各賭金錢勢力，誰不侵犯誰的自由？你買票便買票，爲甚事又牽涉到黨務上去？你說我黨人是搗亂份子，難道你是個高尚人。」

物麼諸君的票子我已買定了言訖轉身向衆人道一齊把來給我他有甚意見且丟開諸君不妨同我開個談判說到這裏陡將胸脯拍了一下叫道誰不知我周公忍三字聲名嗎他自命綽號黑旋風爺爺老子還叫做拚命三郎呢有不服氣的快些出來會我張金榜早按捺不住仗着自家身材魁梧便烈和公忍揮拳打他個措手不及誰知公忍更是眼快手快自知膂力敵他不過早從衣底下掣出一枝小小手槍對金榜擰笑道來來我同你比一比單看是你拳頭利害還是我手槍利害說完忙實了子彈扳開槍機等候那些投票的人見他兩個用武嚇得四處躲避冷眼先生也打算出去就這一頓亂早驚動那個監督選舉的長官生怕他兩造交關決鬥釀成變故趕忙跑來調和雖然將他兩人扯開兀自餘怒未息提到複選一層都要將規定本省額數的議員通通舉他兩黨裏人那民主統一兩黨聽得這句話如何肯依也便出來爭論金榜公忍只是不行沒有絲毫磋商餘地至於超然派更無希望的了冷眼先生料定此番投票必有激烈爭執約計票數尙不敷

在黨人分派萬萬輪不到自己頭上可以無庸要求除掉自己的名字心中甚是喜歡預備到寓收拾動身回去忙出了休憩室往外便走剛打從一間屋子門外經過瞥眼瞧見裏廂擁了好多人人叢中間有個衣服華麗的闊佬扯住一個形容襤褸的老頭兒現出卑躬屈節模樣左一躬右一揖嘴裏喃喃不住似乎有甚事要求他的那老頭兒面龐偏在旁邊裝做不會瞧見冷眼先生甚是納罕暗想這又做甚麼我倒要看看呢忙止住脚步站在人背後此時有些人對那老頭兒說道朱斗山先生你不必裝腔作勢成全他罷他刻下複選的票兒已集攏了二十多張只少一張了你如果不要賣給他到那開票時候仍然不滿法定票數不能當選那一來他不是前功盡棄了嗎你呢落得又有錢又做人情將來他到議院裏一經得意總不能忘却了你你兩人的後會日期正長呢那老頭兒聽了一手抹着鼠鬚向衆人搖搖頭道嘖嘖像諸君這番話簡直兒將莫小田說成個忠實君子了諸君兀自不曉得呢他今天有求於我才同我恁般客氣若在平時不拘在何處會見了

我縱然向他百般周旋。他從不理會我。哼哼。他也有今日麼。老實些說。我正想借此報復他一番呢。既是諸君代他緩頰。罷罷。我賣給他就是了。但有一樁。他到底預備出幾個錢。煩諸君問他一聲。若談不成。錢仍是他的。票子還是我的。果然錯過這好機會。我只怕他有銀子沒處去賣哩。說畢。忙向懷中取出票兒。對莫小田臉上打個照面。說你下半世的功名富貴。都在這件東西上。因你急需此物。我便奇貨可居了。你說一句究竟給我多少。莫小田忙一轉身向人叢中。一個少年招招手道。你來和我商議商議。那少年笑了。笑果然隨小田往左邊椅子上。肩挨肩兒坐下。噤噤咕咕談了半會。少年遂招呼朱斗山。另到一處座頭上。附耳密譚。冷眼先生估量道。想是爲酌給票價無疑了。慕見那朱斗山冷笑道。五百塊洋錢呀。他太會買便宜了。我這張湊圓滿的票紙。非五千元不行。於是往返磋商。此添彼減。已增至二千五百塊。兀自不會解決。正在咻咻不已。則見從後面出來許多人。走着談着。道他兩黨爲爭選議員。大起衝突。耽誤大家不能投票。那個狗監督好端端要改日期破了。

例子今日這黨同那黨鬧意見明日甲派和乙派起風潮試問能改得了許多呀照此看來怕的由今年到明年這參衆兩院議員還選舉不成呢可巧那少年和朱斗山剛剛談的就緒驟聽改期投票莫小田好生得意忙叫那少年道你不必仰他的鼻息那票子暫緩買了我們且回去罷朱斗山早冷了半截只得暗暗叫苦欲知後事且閱下回

## 第十六回

駭聽聞清室賜追封

售稿件文人鏖筆戰

那少年剛要站起朱斗山一把扯住他道煩你轉達令親莫小翁二千五百元我賣了少年未及回答莫小田連連搖手丟眼色道不要了不要了斗山又自行跌價道你敢是嫌昂貴麼我可以相讓些兒二千塊罷小田只不睬他斗山又叫道再嫌鉅我再去掉些一千元何如小田仍裝做不聽見書不煩叙斗山遞減至三百塊錢小田總回不要斗山沒法緊幾步跑至小田跟前也是左一躬右一揖好像弱不禁風的楊柳似的不住求告小田趾高氣樓望着斗山只是笑頭也不回竟自去了

衆人紛紛各散。冷眼先生自忖道：議員價值何等高貴，他們鬧到這般地位，簡直形同市儈。試問這等人物如何能做國民代表呢？咳……一省如此，別的地方更可想而知了。於是到了旅館，急急起程返里。後來聞的複選日期一直延挨，有一個多月，方才議決將本省應選的參眾兩院議員額數照三份支配。投票時候，國民共和兩大黨佔二成以下，各小黨及沒黨派的人共攤一成。其實他們預先商量妥了的，不過臨時做個形式，給人家看看罷了。那些當選的議員自然是興高彩烈，各自到京。且按下不表，再說冷眼先生在家守孝，將近半年，打算擇日給他母親安葬，遂先期印了訃聞帖子，分送各埠。至親好友，他表兄辛伯良，又從上海辦貨，過回漢口，接着訃帖，於是撥冗趕來送殯。並幫同照料各事。冷眼先生感激的了不得，先同伯良談了些別後情景，又問他道：我住居這塊地方，交通既不便，耳目又不靈，你新由上海回來，可有甚新聞？沒有伯良道：多得很呢。我在滬動身的前幾天，有個齊受智在火車站被人暗殺。第二天那兇手就被捉住了。聽說這位齊先生學問文章

經濟都好。去年八月間由京裏到上海不久，接到政府裏急電叫他赴京，他不敢耽擱，連夜起程。那知還沒上車，就遇見刺客了。據上海人傳述，這齊受智爲民黨一個健將，刺殺他的人顯然是仇視民黨的。嗾使出來那民黨，雖設法偵捕，未必能達目的。就是偵捕着了，那裏有天大的法官敢審這案子呢？伯良說到此處，忙將身子湊到冷眼先生旁邊，附耳悄悄說了半會。冷眼先生點點頭道：「這也說得是。據我看來，這位刺客死的日子和齊受智不遠哩。民黨急急偵捕，真是笨伯。但這齊受智我在京時曾看見過他。一次於是將受智和田冠羣起衝突的情事略述一遍。伯良笑道：「怪道他遭橫死哩。好端端男子們無故橫遭婦人家幾個耳光，他被蹭蹬住了，所以才有此奇禍。咧冷眼先生也笑道：「這種迷信話說他做甚？你快將這些時眼見耳聽的好頑意兒一齊講出來給我聽聽。我倒

是洗着耳哩。伯良又道：「我由上海動身，輪船整整行了一日兩夜。第三天黎明，船抵南京，可巧降下一天濃霧，那船便不能開行了。我正自着急，忽聽江岸上鑼聲太震，衆搭客嚇了一跳，急忙跑上岸。

一望原來是人家出殯說也奇怪現今不是共和國麼我們南方人民不是都剪掉辨髮麼偏生這家由送葬人起到執事伋役爲止不知他從那裏選來的個個腦背後通同拖着一條豚尾所有儀仗仍照前清式樣那頭牌旗傘上居然標明某處道員某省巡撫學政順天府尹及某科優拔貢舉人進士翰林傅臚等字樣我甚是納罕暗中間那些本地人才知這死者姓鄭名儀是前清大員在籍已死了十多年刻下那退位的宣統皇帝追念前勳忽然加恩予謚文恪公鄭儀的兒子接到上諭自然覺得榮耀非常因此僱用全班執事將他老子的靈牌兒抬出來在城內關外遊街是叫人曉得亡清天恩高厚的意思更可發一笑的他家的親戚朋友都是沒有辨髮這鄭儀的兒子一概不去請他們來隨着靈牌兒行走四處出了招帖招集城廂內外那些有辨子的腐敗不堪老學究以及做工的苦漢每人送銀洋五大圓敦聘前來送殯這些人貪圖有吃有喝有錢用那個不爭先恐後所以隨行的人足足有一千幾百個你看不是是一件怪事嗎冷眼先生搖頭道豈有此理我



倒不信。伯良發急道：「你不信，我有個證據給你瞧。一瞧冷眼先生忙問：『是何證據？』伯良道：『那天大霧未消，直等到次日午後，輪船才能上駛。我曾購買南京報紙一份，將鄭家的事記載得原原本本，並且還有道上諭。這張報還放在我網籃內哩。』言訖，遂向網籃裏檢出來，遞給冷眼先生。手中看時，果然說得詳細。末後副頁又有道上諭寫的是：

前順天府府尹鄭儀，以傳臚游升待御，由司道歷任封圻，謹慎奉公，不失書生本色。靖共爾位，無慚君子。素餐雖巡撫三湘，不見容於巨室；洎調任兩皖，尙無忝爲長官。跡其生平行事，諷經誦佛，衙齋坐破蒲團，慕道求仙，乩語奉爲木鐸，慣學老莊，清淨民無得而稱焉。縱無房杜經綸，是亦謂之文也。惜乎天不假年，死逾十稔，是先朝之遺老，乃清室之忠魂，家不改故園，衣冠蓋棺定論，朕未忍老成姓氏沒世，無聞曩時庭訓。疎虞偶因公子馬蹄斃民命而被議，此日家風純樸，賴有佳兒豚尾保國粹，以邀恩篤念愚誠，追諡文恪，豈因王事劬勞，特頒曠典，聊爲史臣生色，肇錫嘉名。

欽此。

冷眼先生看罷不繇笑道。伯良兄事實雖然不假。那道上諭是報館裏主筆先生做的。故意作這篇游戲筆墨。含譏帶諷的刻薄鄭家。叫看報人發笑。你怎麼就當做真諭旨呢。於是。指給伯良道。你瞧這上面註明不是戲擬清室。追諡鄭文恪公。上諭的題目嗎。伯良再仔細一望。遂用手向自家頭上打一下。笑道。蠢才蠢才。真個糊塗得很。些須小頑意兒。兀自辨不清楚。不怪別的。只恨我自幼兒少讀幾年書。便跑入商務裏混飯吃。所以於文字上。不大明白。幸喜今天遇見你。假若有別人在座。豈非落一個話柄兒在人嘴裏嗎。但是鄭家這樁事也真大。有趣味哩。冷眼先生道。這不算個希罕。在我看清室那邊。是收拾人心的夢想。鄭家這邊。是無聊極思的舉動。最可恨。前清一班大員。當做官時候。不但沒甚作爲。反而營私舞弊。習染成風。那滿清天下。活活斷送在他們手裏。到了亡國後。起初未嘗不挾着一肚皮主辱臣死的念頭。弄到結局。却不見死掉一個。依然活在世上。滿口清高。

不肯出來辦事。他門意思以為不入民國政界便可贖從前顛倒的罪戾，並不死的餘辜了。其實忠君是狹義忠國，才是廣義。這班人不會將兩個界限認得分明，所以方有那些假惺惺狀態。像鄭家這件事，足可代表前清一班官吏。試問有何用處？徒然添報章上若干材料罷了。伯良道：「你這番議論，真是透關。提到報館裏主筆，我不久在上海時又聽得一段最有趣的新聞哩。我一併說給你聽罷。」兩個月前有個文學家姓焦的，走上海經過，因沒了旅費，便做一篇文章，送往甚麼千鎰報館求售。他的志願不過想賣一二十元做川資回去。誰知那千鎰報的主筆接到稿子，並未細望，要與不要，也不答覆。那姓焦的等急了，當面去討回信。那主筆不說甚麼，只在字紙簞中將稿件檢出交還他。却一聲兒不言語。姓焦的急了，當時請他說出不要的緣故。他一時又指摘不出，便老羞成怒，招呼茶房攆姓焦的走。姓焦的偏不服，這口氣隨將原稿送到百鍊報館去賣。那百鍊報總編輯一看，便崇拜非常。除照刊來稿外，又敦聘姓焦的到館充當撰述。原來千鎰和百鍊報是兩黨純粹機關。

平時本宗旨不合自從姓焦的進門後對於千鎚報百般的尋疵詆隙又估量那主筆本領不及自己打算和他開一場筆戰發洩心頭恨氣偏生那千鎚報主筆又是個鼎鼎大名人如何受得住他一再挑釁兩下裏便打起筆墨官司來了起先還在政治上研究後來便在意見上用事越罵越不成話說甚至各人的醜歷史以及祖宗三代都一齊搬出來當新聞了更有些附和兩方面的人在旁邊打太平拳說現成話替他們喝彩誰知不上多時那千鎚報主筆罵姓焦的不過假裝有病要求停戰又暗中託人送姓焦的若干錢文才算和平了事你看這不是件怪事嗎冷眼先生道何足爲奇那報館裏的主筆勢利待人本來成了個普通流行病我大概說一句世界上不拘做甚麼事第一要論資格第二才論本領像那個姓焦的文字儘管比人高但是未享過大名那閱稿人便預先存個輕視之心不必說他不曾閱看就是看了只怕未必當選那千鎚報主筆在前清時代我久已聞名據人說他初入報界曾購買前人未經刊印的一部稿子略加修飾更用自家名字天天

登載報上。給人家看。其時中國報紙甫經發達。國民讀報的智識眼光尚淺。自然衆口一詞。歡迎的了。不得因此他便很有些聲望。那知他仗這虛名。一生一世便有飯碗了。加之報界裏人。何嘗有真知卓識。認得文字優劣。總是以耳代目罷了。他既在著作上出過一次風頭。誰不將他當做神聖般看待。以後文字縱然放個屁。別人都不敢說他臭。正合古人一句話。所謂名大好題詩。就是這個道理。這位先生聲名有多大。眼界便有多高。更兼根抵不深。得意過早。以爲天下人都不及自己。那姓焦的稿件投給他。他也不曉得體會作者的苦心。孤詣自然看不入眼了。如今討這場沒趣。若從此虛心下氣。一者不致埋沒後起人才。二者也可增長自家智識。我只愁少年盛氣的朋友。斷斷沒有如此程度罷。伯良道你的話。委係句句切中時弊。我甚是佩服。這有一樁。我不懂你說。這位先生沒真實本領。怎的又會得名呢。冷眼先生笑道。談到享名一節。那更難說了。刻下報界裏學問不及這位先生。那聲名比他更大幾倍的正多着呢。這等人平時不能著作一字。專門化費便宜價錢。購買

別人稿子或是改用己名或是註明原著人和自家同著同譯字樣就能出賣重價至每千字三四元不等一經在報紙上登載出來他既獲厚利又得浮名不是一舉兩便的嗎伯良道他不怕原著人同他開談判麼冷眼先生道其中却有個原因若單用原著人名字照常一錢不值非由他間接經售不可在受稿時便交代清楚連名字一齊賣不過價錢上有點高下分別總而言之未享名的人倒是賣文既享過名的全靠着賣名罷了伯良道當真有此事麼冷眼先生答道誰哄你來像這一類的人我認識並不止一個權且存些忠厚不說他姓名罷正談之間忽見家丁手裏取張名片進來說道南京有個常先生到了現在大門候着呢冷眼先生忙出去迎接欲知後事且闕下回

## 第十七回

遇強梁烈女捐生

運私土大員獲利

原來冷眼先生返里時候曾將他母親亡故消息函告憂時刻下擇期安葬也有訃帖寄往南京憂時同冷眼先生訂交雖然日期不久却兩下裏性情極其契合因闊別幾個月久想探望他一番便

輕裝簡乘就道。一者是前來弔喪，二者因楚中名勝地方甚多，儘可借此盡情游覽。三者他本欲赴河南許州探親，落得使道往冷眼先生處一行，因此兼程前進，果然在出殯的前兩天趕到當下。冷眼先生將憂時接到屋裏，真是良友重逢，加倍親熱。又介紹和辛伯良相見。憂時見伯良，倒是本分經紀人，遂一見如故。到出殯的那一天，多賴他兩人幫助安葬。之後辛伯良怕曠誤店事，急於要回漢口。憂時也要動身。冷眼先生因在家日期多了，便有些靜極思動，於是同憂時、伯良一齊到漢。伯良自回他店裏不提。冷眼先生向憂時商議，想和他往河南去。憂時欣然允諾，遂在漢口游逛幾日。乘火車起程。約莫一天半工夫，已抵許州。憂時邀冷眼先生同在他親戚家下榻。原來這門親戚是憂時的母舅家。他舅父早經去世，單賸他舅母和他表弟。過活他表弟叫做黃篤周。曾在陸軍學堂畢過業的。因母親年邁，不願出去。巴幹功名，遂常依膝下終養。天年只是爲人性情激烈些，慣喜歡打抱不平。他母親時時勸他兀自不聽。憂時同冷眼先生到他家時候，篤周正爲別人的一樁冤抑。

事拔刀相助呢。他母親見憂時來了，便淚眼愁眉的請憂時阻攔他。少管閒事，篤周急得活跳嚷道：「大哥，你還不知這事內容呢。我說出來，任憑你心氣怎樣和平，也都聽不下去。何況是我哩。我家住宅斜對過，有個姓吳的，在前清會做過一任知縣，光復後，他便無心進取了家道，極其貧寒。老夫婦兩個，並沒兒子，只有一位女兒，約在十八九歲生的，甚是俏麗。吳家從前有個家丁，叫做甚麼高福。去年鬧革命時，他投到南方充當北伐隊長，取消下來，他便捲一筆貲財回轉原籍，居然以偉人志士自命。他便異想天開，想討舊主人家女兒做妾，託人前去說合。那姓吳的縱然窮得沒飯吃，斷無將親女給家奴作小老婆的道理。自然在來人面前痛罵一頓。這高福老羞成怒，心生毒計，向公署裏告密，說姓吳的家裏時時窩藏着狼匪派來的奸細。偏生那個縣知事是前清無賴刀筆出身，又得了高福若干銀錢，便忍心害理，拘姓吳的到案，不由分說，硬叫他誣服。姓吳的怎肯承認？那知事暗地裏使獄卒將他斃在監裏，可憐撇下了寡妻弱女，無衣無食，如何敷度？時光那姑娘只有替



人家做針黹、浣衣服、賺幾個錢侍奉老母。那高福淫心不死，又賄囑蟻媒出來用甜言蜜語百般引逗。吳家姑娘無奈，他秉性堅貞，登時嚴詞厲色的拒絕。蟻媒見事不諧，又去慫恿他母親，居然被感動了。議定身價銀子一千元，擇日迎娶。那姑娘並不開口，外面做出歡天喜地的樣子，等到立券兌銀之後，獨自一個溜到高福家門口，將前後事情對來往行人哭訴一遍。然後一頭向牆上碰去，直撞得腦漿迸裂而亡。他母親得着消息跑來，那高福先發制人，反說他借屍訛詐，送往縣公署重辦。世界上還有公理嗎？憂時哥哥現今是共和時代了，居然有這些暗無天日的事情。地方官只曉得得巴結有財有勢的人，誰肯替平民說句話？我不代他出氣，更有誰呢？言訖轉身便走。憂時同冷眼先生一把扯住他，道：你往何處去？篤周嚷道：我先到高福那裏將他全家老幼男女殺個乾乾淨淨。然後再到縣公署自首去，還要同那狗官評個理，出我心頭惡氣。哩憂時道：好兄弟，你這般舉動，算得個奇男兒。我真崇拜你，但你適才說的話，打算憑你一人去斷送他一家生命，無論辦不到，縱然

辦到了。國有常刑。你便不惜一身。豈不連累了家族。篤周果然停了脚步。道依你便怎樣。難道就罷了不成。憂時道爲今之計。只有聯合地方上公正公民。具呈赴省。請求昭雪。較爲穩妥。若用野蠻手段。絲毫無濟於事。或且添出別的岔枝兒來。哩篤周沈吟片刻。點頭稱是一面分付家丁。安排酒席代他兩人洗塵飲酒之閒。又談及吳家受冤官府枉法等事。憂時因多吃幾杯酒。不覺滿腹牢騷。無處發洩。遂將吳家女兒事實。仿古樂府音律。做成短歌十章。索了紙筆寫好。遞給冷眼先生看道。

女生十四五。寂寂閉門處。罷繡倚闌干。空庭悄無語。

女兒十六七。滯嬌侍親膝。比貌同花研。含貞映霜潔。

十八十九時。含愁不展眉。問女何所思。何時父當歸。

父今死冤獄。父死母老矣。復少弟若兄。誰爲供菽水。

深閨輾轉思。盈盈珠淚垂。爲他人作嫁。奉母終無虧。

滄桑有時移。女心終不改。天末有小星。忽妒寒蟾彩。  
西鄰蕩子婦。無端來挑女。殷殷執女手。款款進深語。  
爲言東家子。買笑千黃金。蛾眉紛自炫。夏屋渠渠深。  
彼婦將胡爲。將使女節虧。女云此志改。請看南山移。  
吁嗟女貞花。捐生巖牆下。一死重泰山。足以端風化。

冷眼先生看完說道。這首短歌。音節悲哽。真叫人下淚呢。憂時笑道。倒過蒙誇獎了。一時吃畢。又談了些閒話。各自就寢。次日起來。篤周陪着他兩人出去。無非登山玩水。倒也消閒自在。接連好幾天。各處都游遍了。憂時覺得這許州地方。沒甚幽雅去處。遂同篤周商議。請他做個鄉導。引着往別處游覽。篤周道。北方風俗古樸。不及南邊華麗。只有洛陽到陝西一帶。風景古蹟。倒還多呢。如果想去走一輪。我橫豎在家沒事。儘可奉陪。憂時和冷眼先生甚是喜歡。並不耽擱。急忙收拾起程。一同先

到鄭州折向洛陽再換坐洛潼火車向陝西進發這一天已進潼關憂時等三人憑弔一番見形勢險峻古稱天府之國果然一些兒不錯又賞玩關中八景以及華山函谷關等處然後隨時隨地攷察各縣風土說也奇怪但凡到一處那城廂內外都貼的官吏禁煙佈告那鄉間仍然廣種罌粟幾乎沒一塊隙地冷眼先生向憂時說道這成個甚麼禁煙呢難道只准人種不許人吸嗎我真猜不出個理由篤周道或者鄉民陽奉陰違官吏耳目一時查察不到也是有的冷眼先生道若果如此也只敢在僻靜所在私自栽種萬不能彰明較著的遍地皆有這其中怕有特別原因呢却好走到一所鎮市上三人肚皮有些飢餓遂覓一家吃食鋪子坐下來打尖早有堂倌送些麩糰熟食大家胡亂吃了一頓忽見有五七個鴉片烟鬼子似的軍士服裝不齊肩荷土鎗押送好多笨漢推着車子向城裏而去那車子上裝載的全是些罌粟花冷眼先生問那堂倌道這想是拿獲私土解往縣公署報功的麼那堂官搖搖頭說不是不是冷眼先生忙追問底細堂倌便不回答再三問他堂倌

只才向四面瞧了。瞧見左右沒人。方低下頭來。悄悄說道。客人初到這裏。兀自不曉得當地的規矩。呢。適才你老瞧見的。罌粟。正是我們都督。民政長。大人的權利哩。因為陝西省城向來清苦。異常。歷任大員。都靠着此項私貨。售賣若干銀錢。貼補貼補。已成了個慣例了。現今這兩位大人。章程更是完善。到任後。私下照會鄉董地保。不准民間種糧食。只栽罌粟。到那收成時候。繳六成給官府。四成是種戶酬勞。就連那應得的四成。兀自不許他們私賣。仍由官府給價收買。鄉民見罌粟利益比糧食大着幾倍。自然高興去幹。以致全省年年打飢荒。米麥兩項都往別省販運。冷眼先生道。據你說這大宗私土。省吏販往何處。銷售又怎能够出境呢。堂倌道。這也不難。各縣罌粟繳送。各該管地方官彙齊。解省。大吏用木箱裝訂好了。外面加上長封條。假說是軍裝槍械。解往某處去挑換的。本省官吏都是他的屬員。誰敢破壞秘密。就是外省關卡上人。見他那無大不大的闊官銜。封皮早嚇矮了半截。何況所過地方。但凡查驗的員役。他每次總有些菲敬。這些人一來得了好處。二來做了人。

情又何樂不爲呢。冷眼先生道：現今禁令森嚴，雷厲風行，他這一來，不怕被政府裏知道麼？堂倌笑道：你老又忒了。民國事體，那樁能够認真辦理？只要本省大小官員通同一氣就行了。而且此處離京城又遠，政府裏事情又多，如何查究得到？還有一層，那兩位大人過幾個月在舊賣私土贏餘項下提撥若干呈報上去，說某奸商爲運私拿獲，充公某莠民因私吸執，行罰款，政府裏有了銀子用，不但不加追問，還要獎勵他幾句禁煙得力的好話哩。冷眼先生聽罷，向憂時篤周嘆口氣道：我看北方黑暗比南邊魔障更深一層了。大家嘆息一番，看看天色不早，他三人就在這村鎮上歇了一宿。因游興已盡，遂過程回汴比及到了洛陽，依憂時主張，想隨時換車，篤周道：刻下是舊曆三月下旬時候，洛陽牡丹花正開放，得如錦繡一般，何不索性看過再走？冷眼先生向曉得洛陽牡丹推爲天下第一，如今既到這裏，怎肯當面錯過？遂愆愆憂時多耽延一日。當下在城裏覓一所客寓住下。大家抖擻精神，預備明日前去吃過晚飯，剛剛睡下，驀聽外面一片人聲震動天地，接着那寓主人

跑進來大聲嚷道不好了……不好了……土匪白狼又率領大隊前來攻打縣城明日就要抵境了。諸位客人快些逃走呀。冷眼先生等人這一驚直嚇得靈魂離了軀殼欲知後事且闕下回。

## 第十八回

十萬元引進狼氛

一首詩譏評豚尾

急忙開了房門跑出這時早擁滿一屋子人則見那寓主人一面用袖子揩抹頭上的汗一面喘息不定好多住客個個鬼哭神嚎半點主意都沒有還是冷眼先生有些見識忙問道你這消息從何處得來寓主人道方才我在河洛道署劉大人那裏探悉的說是適接上蔡縣署電報那白匪已於今早由該處拔隊進行他手下那班黨羽慣會走路一晝夜能行三百餘里約計時日大約明晨可到洛陽冷眼先生道此刻才交二鼓時分那道尹既得着警耗自應早作準備趕急調集兵士或是攔頭迎擊或是閉城嚴守也須有個辦法才好那寓主人頓足又嘆口氣道客人你問我們那位麵糊蟲麼他只曉得吃美酒耍小老婆若提到打仗他兩條腿子比別人跑得快今年正月裏白狼忽

然到了。他派人出城同白狼商議情願。送五萬塊洋錢充軍餉。請他往別處去。其時白狼正沒錢使。用便應允他了。他就勒令在城商民按戶攤派。湊足七八萬元。他取五萬送給白狼。下餘的便入了自家私囊。等白狼走過之後。他又集合軍隊在後邊慢慢追趕。直趕到四十里外。方回。連夜電呈到省。說狼匪被他殺得大敗。逃走。反邀省吏給他記大功。三次。後來縣城裏有個刻薄嘴的讀書人說。他不是追狼。簡直兒是送狼。那知這句話傳入劉道尹耳朵裏。立時將這位先生捉到署中。硬栽他是狼黨。槍斃示衆。當時有人議論。他不是他却裝做不知。如今狼匪又到了。聞說他又想照例行事。哩。話猶未了。猛見那些茶房進來。叫道。東家。快點出去。道尹劉大人和縣知事親自到街坊上面。傳集商民。當面諭話到門外了。寓主人不敢怠慢。轉身便走。冷眼先生等人也就隨着出來。果然有一羣衛隊。公役兩旁排立。像一條肉。獮。獮。似的燈光之下。有兩個長官。站立後面。兩乘轎兒。頓在滴水檐下。四面圍攏着。無數男男女女。老老幼幼。大大小小。百姓一口同聲。叫道。我等闔城百姓。全仗二。



位大人老爺救命那班衛隊公役如狼似虎一面驅逐閒人一面喝道休得喧嚷大人自有主張放肅敬些聽大人吩咐則聽站在上首的一個長官醉態朦朧說道本道沒有甚麼章程他既來了只有照上次辦法爾等從速措齊十萬塊洋錢交給本道着人送往他軍前就是了衆百姓道我們那裏有這許多呢縱然有一時又如何來得及還求二位大人另想對付方法則個那道尹喝道除得送他銀子不必說是一定同他打仗無疑了若說交鋒對壘本道衙門這一點子兵還殺他殺嗎你們要是打得贏他你們就打都不關我事到那時不能怪我不保護你們了言訖扯住那縣知事的手掉頭便走衆百姓見事不妙好似磕頭蟲一般通同跪在地上磕着頭攔着他哭道我等情願遵示辦理了那道尹只才回嗔作喜道既如此講快些拏的來衆百姓道倉猝間怎好湊集齊全求人先派人去會白狼和他商量我等這裏趕忙籌劃銀子等說妥了然後再行送去也不爲遲那道尹思索半會說使得使得于是向那縣知事說道這場辛苦煩你一踣罷知事躊躇道求大人另派

人去知事在這裏伺候大人可好不好呢。那道尹勃然大怒罵道：「好糊塗東西！我和你都是這地方上長官，同擔負保護人民的責任，你不去却倚着誰來？你真不去萬一出了變故，能當此重咎麼？」那縣知事見他說得恁般鄭重，沒奈何連忙喏喏應聲退下，招呼備馬出城不提。那道尹又向衆百姓說道：「本道因爲不忍生靈塗炭，才用這個和平手段。他兀自不體會我的用意，反要怕死推諉。他不去難道叫本道去麼？」說着吩咐衛隊公役道：「你下去傳我的話曉諭通城商民，叫他們趕急湊足十萬元。伺候言訖，乘轎回署。衆百姓兀自鴉飛雀亂，交頭接耳的議論冷眼先生，瞧得清楚見那道尹面龐似曾相識，再一凝想，猛自言自語道：「他不是在我家鄉做過縣知事的那個劉莽麼？」怪道我上次由京返里時候，聽說他升任別處，做道尹去了。原來就在這裏嗎？忙到了屋裏，將前事對憂時篤周略述大概，又道：「他這主意委實萬分危險，我等不如早些離開此處，爲是憂時篤周很以爲然，便告知寓主人預備，連夜動身。寓主人道：「這時城門緊閉，如何得出？縱然出去，到鄭州的火車也不開。」

行最好等。到明早再作計。議冷眼先生沒法。只得坐着守候。天亮外間是風聲鶴淚。通夜不安。約莫天將明未明時候。街衢上又發一聲喊。大家忙又跑出去。瞧看見有幾十名兵士。押令大家小戶在門口擺設香案。彷彿像賽會時迎接菩薩的差不多。冷眼先生甚是詫異。忙向寓主人詢問原故。才知那個縣知事已經由白狼處轉來回明。劉莽說軍餉一層仍照前議。惟有大軍抵境時須穿城而過。凡經過的街巷百姓須陳列香花果供歡迎。決不擾害人民。如不照辦或是閉城不納。那時雖收了銀子。還要帶兵前來屠城的。所以劉莽不敢違抗。叫百姓們依他言語行事。冷眼先生聽畢。向憂時篤周頓足道。匪黨性質反復無定。照常用這條詭計騙人。不作準備。他好進城燒殺。姦擄一頓也。未可料爲今之計。我們宜早些走。免得在此耽驚受怕。於是棄下行李。只帶川資。急急出城。幸喜官府因迎接白狼城門早經大開。沒人阻擋。沿路上逃難的人扶老携幼。拋兒撇女。哭聲不絕。比及到了車站。誰知那站長得着狼匪犯境消息。早將火車開往別處去了。冷眼先生等人欲往鄭州。沒有

火車開行欲再回城裏又怕被白狼曬。正在進退兩難之際忽然東南角上喊聲起處接着那些  
狼匪黨徒漫山遍野如風馳電掣而來。瞧見車站一帶有好多難民便一面分一股人前來搶劫一  
面督促大隊直向城裏殺入。此時男婦老幼哀聲震地四處逃竄。冷眼先生和憂時篤周誰也顧不  
得誰分頭落荒逃走。冷眼先生一連跑了十幾里路方定了喘息站下來再找憂時篤周那裏有個  
影子。暗想他兩個不知死活存亡如何是好。不由涔涔淚下再掉臉一望見城裏煙霧迷天火光大  
起。嘆道我說白狼是用的詐語果然不出我所料。可憐闔城生命財產全斷送在糊塗長官手裏。這  
劉莽真是萬死不能贖罪的了。於是坐在草地上放聲大哭。又等憂時篤周好半會還是等不着。覺  
得肚皮飢餓非常。遂挨身起來想覓個村莊購買些熟食充飢。又走了幾里才看見樹林深處隱隱  
約約有三五人家。勉力挨到了都已逃走一空。只有三間茅屋門首坐着一個老婆子。忙上去向他  
行禮。並將遇匪失散情事訴說一番。那老婆子道此處也非久居地方。早晚間只怕白狼總要到這

裏來的這莊子上。男婦們通同預先躲避。留着我老朽看守門戶。我今年已經七十多歲的人。便死也死得着了。說完向門內撥條凳子給冷眼先生坐下。又盛了半碗薄粥出來。說客人隨意用些罷。冷眼先生感激非常。胡亂吃了幾口。在身邊掏出一塊洋錢遞給他。手裏那老婆子見冷眼先生手頭闊綽。料不是等閒人物。遂邀着到屋裏坐地。漸漸天將晚了。老婆子便留冷眼先生歇了一夜。次早起來。就有些逃難的人走莊前經過。老婆子扯住他們問長問短。那些人答道。道尹劉天殺的迎請白狼進城殺人放火擄資財。聞得那天殺的同那縣知事早溜走了。撇下我們一班好百姓在城裏挨槍礮吃刀子。好不悲慘。現今既鬧下這場大亂子。不日都有官兵來廝殺的。無論誰勝誰負。總是我等百姓遭殃。因此我等拚死出城逃往別處保全性命。出城時聽說白狼還想派人向各鄉各鎮上搜擄呢。怕的要來了。快些走呀。說完一路哭着去了。冷眼先生自忖道。我也宜早走。爲是於是拜別那老婆子。倉皇就道。這時洛陽到鄭州的火車斷絕。交通詢問沿途難民。只有繞道至彰德一

條路可走。可憐冷眼先生到了此際，仗着兩條腿子，徒步挨到彰德。本想折回許州，探聽憂時篤周的下落。爭奈狼匪由洛陽又躡入鄭州一帶了。各處官兵正在會剿彰德，以南火車祇准運兵運餉，不許裝載搭客。冷眼先生沒法，只好搭車北上，再作計議。到了京城，從前舊友一概不去驚動。遂覓了個小小客棧住下。因身邊旅費尙不缺乏，又置辦些行裝等物，再探訪白狼消息。聞得已經被官兵擊敗，逃入安徽邊境去了。一心記掛憂時篤周，忙寫了兩封信，一寄許州，一寄南京，問他兩人曾否回來。那知接連守候半個多月，一總沒有覆音。不免又添一番傷感。他此次到京，並不像前番時常出去遊玩。鎮日價在客寓裏靜坐，或是借看閒書消遣。破一破寂寞罷了。這一天早間，茶房手裏擎着一份報紙進來，對冷眼先生說道：「京城又新添一種甚麼振贖報，是今天出版，送閱三日不取分文。我特地取的來給你老瞧一瞧。」冷眼先生接過細細看時，覺得議論倒還正大，材料也頗豐富。末後讀到文苑欄內，見有豚尾歌七古一首，並有原起序言，係譏諷前日正式國會成立的那一天。

有個魯省參議員某某是前清大員到會時將辮髮盤在玄色緞瓜皮小帽裏因對主峰行鞠躬禮腰過於彎了頭過於低了可巧碰在前面行禮的一個議員臀尖兒上致將小帽碰落地上現出那條豚尾當時傳爲笑柄因此這振贖報記者做一首詩打趣他的看那七古道

腦後垂垂拖髮辮外人訕笑呼豬仔支那苦力往外洋豚尾嘉名由此始官商士庶盡如斯滿清也覺形容恥一心剪髮學西裝九重下詔傳明旨民國初更士氣揚大家不作遼東豕轉移風氣會頻開一倡百和傳遐邇曾聞蓄髮禁爲官煌煌佈告張都市鄉民不願作官僚辮髮保存羞入仕那知已入仕途人依然豚尾拖如此國會原爲立法場弁髦法令何心理某月某日開幕時最後到院伊誰氏面皮瘦削頰多髭尖頂瓜皮曲辮子若對清廷說効忠不應民國垂青紫可知滿族入關時強人雍髮酷何似若說漢粟爾羞食清帝退位爾當死胡爲年金五千元也知裝入腰囊裏自家出處未能明來做議員一份子

看完自言自語道是作雖是含譏帶諷却有至情至理再看篇末署的名是思危兩個字不由大喜道原來思危也到了北京麼想是這振贖報聘他來的我倒要去會會他呢於是放下報紙叫茶房雇一輛馬車直向振贖報館裏來欲知後事且闕下回

## 第十九回

訪友無意遇故人

有子爲官拋生母

到了振贖報館見有一乘雙馬車停頓門外逡巡往問事處詢道貴館可有個廣東高思危先生麼那執事人答道不錯不錯可惜先生來得不湊巧他今早已遄回原籍去了冷眼先生甚是詫異忙問道貴報今天才出版怎的高先生在這個當兒回去執事人道只因有個原故昨夜兩句鐘後高君令兄打來一個急電說是廣州有黨人圖謀二次革命在街上拋擲炸彈焚燬好多房屋高君住宅也被波及並且他的尊翁太爺損壞一條膀臂高君得着這個凶信就請了一個月假天明時便搭頭班火車往天津去了冷眼先生道你可知他還是乘京浦火車南下還是乘坐海輪呢執事人



道。則。個。他。倒。不。會。提。及。我。也。未。會。問。他。冷。眼。先。生。好。生。懊。惱。打。算。回。寓。尚。未。出。門。則。聽。那。樓。梯。上。革。履。聲。音。有。兩。個。人。下。來。走。着。談。着。道。我。此。刻。已。脫。離。政。界。關。係。大。可。用。文。字。語。言。報。國。適。才。你。同。我。說。的。那。句。話。我。一。定。盡。些。義。務。停。兩。天。我。總。有。稿。件。送。來。就。是。了。冷。眼。先。生。毫。不。介。意。偏。生。那。下。樓。的。人。眼。睛。恁。快。驀。然。瞧。見。冷。眼。先。生。搶。幾。步。跑。到。他。跟。前。一。把。扯。住。手。大。笑。道。好。好。好。你。上。次。偷。偷。的。溜。了。走。此。番。又。悄。悄。跑。得。來。有。暇。到。報。館。找。人。沒。工。夫。往。我。家。會。我。爲。甚。事。和。我。怎。般。生。疎。如。今。被。我。撞。見。了。單。看。你。再。往。那。裏。走。說。畢。又。哈。哈。大。笑。冷。眼。先。生。仔。細。望。時。不。是。別。人。正。是。喬。總。長。這。時。喬。總。長。又。向。同。他。下。樓。的。那。個。人。說。道。此。公。就。是。我。對。你。常。談。的。冷。眼。先。生。今。天。我。給。你。介。紹。那。人。果。然。向。冷。眼。先。生。執。手。說。了。些。久。慕。的。話。比。及。通。問。姓。氏。才。知。他。也。是。當。代。文。豪。姓。黃。名。伯。文。當。下。伯。文。邀。往。樓。上。坐。地。喬。總。長。只。才。詢。問。別。後。情。形。冷。眼。先。生。垂。淚。道。家。母。已。去。世。了。喬。總。長。驚。吃。道。爲。甚。麼。不。寫。信。告。知。我。一。聲。我。得。着。信。縱。然。不。能。親。自。前。去。祭。奠。也。可。做。一。副。沈。痛。輓。聯。聊。

誌哀思冷眼先生謝過不迭。又將前事說個大略。復詢喬總長的近况。喬總長道：「我早經辭退那尸位素餐的職務了。」冷眼先生忙問原因。喬總長笑道：「我因你是清高拔俗的人，又料你早晚必定到京，所以預先辭職，準備同你聚首，免得你嫌我渾身有官僚習氣。」冷眼先生也笑道：「你又說這些滑稽言語了。到底爲的甚事？」喬總長嘆口氣道：「我看現在時勢萬不能幹，倒不如危樓一角，陳書萬卷，反落得安閒自在。因此毅然舍去終日和那個傻名士文先生談天說地，甚是有趣。」冷眼先生道：「文君現住居何處，煩你給我做個引進人，償一償我生平景仰他的志願。」喬總長道：「你會見我又遲了。如早三兩天，那就行了。」他新近得了個籌邊使，差遣今早乘京奉火車起程。我因送他到車站回來時，打從伯翁報館門口經過，才順便進來坐一坐，不想竟遇見你，可算巧極了。你既到這裏，可不必再往旅館，最好移至我家下榻。我自辭職後，但凡政界中人，一概謝絕，不似從前，彼此來鬧得人頭腦子發昏。我同你大可終日詩酒盤桓，省得兩下裏悶坐無聊。你如果拒絕，我真個瞧不起。」

了。冷眼先生見他意思誠懇，不便推却。當時應允。喬總長立即派個家丁，隨同冷眼先生到寓取行李。他自家也別了黃伯文，先行回去。少頃，冷眼先生已到了。喬總長特地收拾一間書房給他居住。冷眼先生又寄封信到廣東，慰問思危的父親，不必細表。再說喬總長同冷眼先生除了出去遊玩外，沒事時都在學問文字上研究。至於目下時事，都絕口不提一字。有一天午前，他兩人正在書房裏閒談，則見有個家丁手持名片進來，說牛先生拜見。喬總長接過片兒，一望，登時臉上現出不喜的模樣。對家丁道：「你快些去回他，說我不在屋裏。」家丁答應退下。喬總長又自言自語道：「這種斯文敗類，我不願意同他見面。」冷眼先生瞧那名片上印着「牛相文」三字，遂問道：「這牛相文也是當代大文學家，既專誠，前來見你，你給他閉門不納，未免絕人太甚了。」喬總長搖頭道：「此人天性涼薄，蔑視倫常。雖然學問甚佳，我很輕視他的，並非將自己聲價抬得極高。我終抱定聖經上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兩句老生常談的話，所以對於他不大理會。」冷眼先生道：「此公文名我久已欽佩，至於為人。」

委係不知到底他家庭間有甚麼慚德呢。喬總長長嘆道：這牛相文本是雲南人，未出世的時候，父親便已故了。比及他母親生了他，放着這遺腹子，自然加倍溺愛。他自幼天資聰敏，在書塾裏讀書，過目成誦。到十四五歲上，他覺得那些咕嗶帖括的伎倆，沒甚道理。同他母親說，想到上海震旦學堂肄業。他母親一來因兒子年紀過輕，二來路途又遠，三來經濟不寬，如何肯放他去。他便偷竊他母親二百元的存款，摺子私下往錢鋪取付出來，不辭而別，溜到上海。正值震旦學校招生，遂報名投考，居然取列第一。入校不多時，學業大有進步。那校長教員見他勤懇好學，又念他家道貧寒，於是免收學膳兩費。畢業之後，又考取官費生，送往東洋留學。四年回國，廷試賞給舉人。他不願在京便就了上海某大學堂監學，月薪約三四百元，算得個破天荒的有志之士了。但是他由十四五歲上溜出來，直到做了監學，一總不曾有封信寄給他母親。可憐他寡母不知兒子生死存亡，十數年來沒一天不是以淚洗面。後來有個同鄉到上海貿易，無意中看見相文，見他氣派闊大，又不敢招。

呼。於。是。暗。暗。打。聽。才。知。相。文。的。職。務。並。住。址。地。點。那。同。鄉。回。去。告。訴。相。文。母。親。老。人。家。聽。說。兒。子。有。了。下。落。接。連。寫。了。幾。起。信。寄。往。上。海。相。文。都。把。來。拋。棄。故。紙。堆。中。理。也。不。理。他。母。親。接。不。到。覆。音。反。埋。怨。那。同。鄉。有。心。說。謊。哄。人。同。鄉。被。他。鬧。急。了。情。願。賠。貼。盤。川。送。老。人。家。到。滬。這。時。相。文。已。娶。過。妻。子。了。冷。眼。先。生。道。他。母。親。既。到。上。海。這。牛。相。文。都。是。要。收。養。的。罷。喬。總。長。道。如。果。照。你。所。說。他。還。算。得。個。好。兒。子。我。也。不。致。這。樣。深。惡。痛。絕。的。了。冷。眼。先。生。道。難。道。他。不。認。生。母。麼。喬。總。長。道。如。果。不。認。倒。又。好。辦。了。儘。可。向。會。審。公。堂。告。他。一。狀。只。怕。他。要。討。個。大。大。的。下。去。哩。你。猜。他。怎。樣。辦。法。這。對。付。老。人。家。的。手。段。真。是。匪。夷。所。思。呢。他。一。見。母。親。面。劈。口。說。兒。子。今。天。能。有。出。頭。日。子。一。不。是。父。母。教。育。二。不。是。親。友。維。持。是。我。自。家。堅。忍。刻。苦。造。成。自。家。的。現。今。時。代。無。論。男。女。老。幼。都。要。有。自。立。能。力。才。不。在。天。演。淘。汰。之。列。我。因。能。設。自。立。方。敢。離。開。母。親。到。上。海。託。足。母。親。因。不。能。自。立。才。想。依。靠。兒。子。往。這。裏。棲。身。你。是。我。的。母。親。我。當。然。承。認。既。然。千。山。萬。水。跑。的。來。我。何。忍。將。你。推。出。門。外。若。說。

吃的着的使用的件件都着落在我身上。我呢做一天學校監學自然要供給你一天萬一賦閒下來那時我自顧不暇何能再兼顧到你那一來你還是要活活的凍死餓死了哩我代你籌劃總須想一個自立方法才好他母親聽他這番話很有些不耐煩便故意的問他叫我五十多歲的婦人家到何處去自立就煩你給我想個出路罷相文說去處多得很只要你願幹我立刻有方法想於是寫封信送給南洋女子公學校長葛鶴孫說是老母想到貴校來就學那葛校長估量世界上斷無五十歲婦人做學生的道理必是相文想校裏聘他母親充當教員不便直接自荐所以表面上說幾句謙詞叫人體會他意思的當時回覆也就籠統說些景仰歡迎的話並請太夫人明日辱臨等語相文見鶴孫許可果然在第二天早上派人送他母親入校可憐老人家向來一字不識又不知學校爲何物更不知他兒子叫自己去做學生遂糊裏糊塗的到了女子公學那葛校長以爲本校新聘個年高德碩教員早率領全體學生站隊出來歡迎老人家見一羣女子短衣窄袖大辮革

履更兼一個個氣勢昂昂不知葫蘆裏藏着甚藥抹頭便跑那葛校長只當老人家嫌自己禮貌不週因此動了怒忙着班長趕去請他轉來嚇得老人家嚎啕痛哭葛校長甚是詫異詢問底細才知其中原委心裏很不以相文爲然沒奈何另雇一乘馬車將他母親送回你看可不是個大笑話兒嗎冷眼先生道後來怎樣呢喬總長道相文只好收養他了雖然每日有三餐吃却不給一文零用錢到底逼着他母親往勝家公司學機器做針黹才肯罷休冷眼先生道他妻子呢喬總長道若問他妻子委實鬧得很終日吃大菜看戲跑汽車兜圈子相文賺的薪資兀自不够他使用冷眼先生聽到這裏早按納不住說此人算得個重妻輕母沒天良的禽獸了可惜我不曾看見他如會見了須得教訓他一番方出我心頭恨氣喬總長笑道你莫急成恁般樣兒慢着還有不平事在後呢我本不屑宣佈他種種罪狀然而這等人足可做我中國社會上一般新志士的榜樣咧我適才說的是他前清時歷史至於光復後的牛相文其罪更擢髮難數了民國初成立時候他曾做過兩個月

的次長一經任事便派人到滬。接取他妻子前來。撇下老母一人。住在上海卡德路某某里。簡直兒不聞不問他母親氣急了。將傢具物件拍賣若干錢文。做川資到京。依相文的主意不准老母進署。還是他妻子有些見識。生怕老人家哭鬧起來。於耳目上。有點妨礙。遂悄悄叫他從後門進去。和他講明。要想在署裏吃碗飯。須不准說相文是他兒子。只許說他是相文的乳娘。老人家到此地步不敢不依。上次相文的妻子過生辰。我家內人到他署裏祝壽。親眼看見他老母忍淚含悲的倒茶裝煙給衆女客吃哩……冷眼先生不忍再往下聽。託地跳起來對喬總長道。難怪你方才給他吃閉門羹呢……以下氣得連話都說不出來了。停了半會工夫。方重重的長嘆道。國體上社會上有強權沒得公理。就連家庭間也是如此。我只怕再過幾年。那些倫常乖舛事體。還不止這樣現狀哩。喬總長道。這話說得是你不常到京師。因此罕見罕聞的事。不大曉得我久居這裏。那奇形怪狀。正看得多哩。我師唐先生上月曾寄封長函給我。滿紙牢騷。篇中有兩句。國是共和。國民非共和。民我細



想一想，真是耐人尋味。還沒說完，瞥見門帘一動，從外面蹣進一個人來，向喬總長脫帽執手行禮，欲知後事，且閱下文。

## 第二十回

神聖議員橫飛墨盒

斗方名士共狎男伶

冷眼先生看時，見來人週身着的西裝，同喬總長行過禮，便將外面嘍單呢大衣脫下，勾在衣架兒上，氣急敗壞的坐下。兀自有些喘息不定，裏面灰色羽毛衣並頸項內那條白襯領，上大一塊小一點，淋漓漓漓的沾着好多黑水，像似墨汁一般，則見喬總長問他道：「今天不是議院裏開討論憲法問題的特別會議麼？怎的散會恁般早？想是你不會列席嗎？」那人道：「老師再休提起，~~且~~何嘗不會到院？只因鬧得不成，話說所以大家嚇跑了。此刻還有一部份人仍在那裏廝打呢。」喬總長道：「豈有此理？國會是最高立法機關，如何會演出這些怪劇？那人不等說完，連忙站起，說老師不相信嗎？我有個證據呢。」言訖，挨身到喬總長跟前，指着自家衣服，並那條白襯領道：「他們如果不用武門生

身上又怎會有這許多墨汁來。幸喜我跑得快如遲一步，只怕腦袋要險些兒被他們打破了哩。喬總長道：到底爲甚事衝突起來的？那人道：自從國會開幕的那一天，政府裏第一樁便將編訂憲法提交下來。那知兩院議員各有黨派，不同有一黨人因臨時政府期限將滿，打算先選舉正式總統。然後再訂憲法。當時那些反對黨大不贊成，主張先訂憲法再舉總統。爲這個問題兩方面爭論多時，並未解決。於是大家商議不如權且擱下討論借款問題。罷誰知接連議了四五天，是否也未。有表決。前天政府裏又有指令到院，說是昨得借債團照會美國，不願加入。怕從中有他項波折，暫緩置議。仍趕前研究憲法。罷因此兩院議長遂擇定今天召集全體議員開討論憲法大會。政府並派代表秘書長冷先生前來出席。喬總長道：各議員怎樣發表意見呢？那人道：還是堅執前言相持。至兩三點鐘工夫，沒得決議。這邊說他是搗亂派，那邊說他是政府黨。惟有國民黨裏那個王小舟同共和黨裏甚麼張金榜鬧得越發利害起先互相辯難，繼則對面詈罵。後來氣勢洶洶，磨拳擦掌。

預備用武。因他兩個坐的位次距離較遠，更兼有好多穩健派的人從中調解，不會讓他們交手。那張金榜坐在那裏，冷一句熱一句的嘲笑。王小舟說國民黨的議員大半是暴徒匪類，只合在外間殺人放火。那有議員資格？王小舟本是性如烈火的人，聽得這些話，也便受不住。何況張金榜言語又觸動他同黨，公怒於是不約而同一齊向金榜開談判，說共和黨裏全搜羅些貪官污吏腐敗官僚。前清天下生查查，被他們斷送掉了政體，改變後自應隱姓埋名，逃往人跡不到的地方做個亡國大夫，尚不失為蓋藏晚節的好臣子。兀自運動選舉充當議員，不能做國民代表。但知仰體政府意旨，好達升官發財希望，想是仗着斷送前清好手段，又來想破壞民國共和了。這席話真個罵得共和黨無地可容。如何按捺得下？霎時間吵鬧起來，偏生那統一民主政友會各黨平時也深恨國民黨過於跋扈，口口聲聲總說中華民國是他們頭顱頸血換來的，彷彿四萬萬同胞享受共和幸福都是他們賞賜似的。如今見大起衝突，落得借端出氣，總來幫助共和黨議員和王小舟等人抵

抗張金榜樂得手舞足蹈。逞使着高大喉音譏諷他道：衆怒難犯，總有一天這參衆兩院裏不容爾黨立足。咧！王小舟氣極早跳出座，揪住張金榜便打。大家也想出來動手。這時政府代表同兩院議長極力調停。雖然將小舟金榜扯開，兀自怒目相向。兩邊附和的人又你一言我一語，謾罵不止。可巧有個山東口音的黑大漢，不知是那一院的議員，也不知是那一派的黨籍，因罵人不過，驀然取檯子上墨盒兒，隔座擲去。偏偏飛在身着湖色素羅夾衫的一個人頭上。那盒兒裏黑汁和墨雨似的濺得那人一頭一臉，活像戲台上大花臉。衆人大怒一齊罵道：你行使促狹勁兒，難道我們沒有墨盒兒麼？說時遲，那時快，早見有十來個墨盒飛過去，並不曾打着那黑大漢。倒是坐在那大漢兩旁的人都遭了無妄之災。那邊人也不依齊打夥兒，各抓墨盒是雨點一般飛過來。就這一鬧，不打緊，在會場的幾百個議員沒一個不照樣行事。有打破頭的，有打污衣服的，有打重了睡在地上，哼的，更有的嚇跑了的，登時秩序大亂。門生呢，眼尖耳靈，腿子快，尙不會受傷，也就危險極了。本想

一直回去。因適才開議時候，那王小舟說：「老師在總長任上，曾上過個編制憲法平議到政府裏，和他們很有些觸觸，要來質問老師呢。」因此門生趕來，一者老師這邊早作準備，二者門生頸項裏被墨汁洒滿，很有點難過，想討些水洗一洗。喬總長聽完這番話，於是一面叫家丁取水，一面向冷眼先生說道：「據李哲孫恁般講，今天議場上不是成了個千古奇聞嗎？」冷眼先生道：「這李君想是高足現充當國會議員的了。」麼喬總長道：「正是，正是。」這時李哲孫已洗清頸項裏墨汁，喬總長便介紹和冷眼先生相見，各坐下來，又談些議院裏事情。喬總長道：「自國會開幕後，一舉一動，外人極端注意，刻下鬧出這些笑話，明後天各國的報紙上用大號字刊登專電，你道好看，不好看呢？」說着大家嘆息一番。李哲孫告辭而去，接着家丁送進一張請客單子。喬總長略看一遍，自言自語道：「這一邊才聽過各議員鬧風潮的新聞，那邊又來了諸名士鬧風雅的請帖，這京城裏算得個無奇不有了。」說畢，將單兒遞給冷眼先生看時，見那單兒上寫的是：「謹擇於即日午後四句鐘假座六國飯店花。」

園內爲楊郎蕙馨洗塵屑時務祈早臨下署發起人葉虛齋鄭百彥莫一仙曾樹涵等笑道這單兒上諸君都是當時名士怎的對這優伶竟推崇到恁般地步居然開會歡迎真叫人不懂了喬總長道大凡名士心理另有作用和別人畢竟不同一舉一動總要驚世駭俗甚至故意做些矯情的事傲那當道的大人先生這個幾位對於楊蕙馨倒真是輸心服氣的傾倒他咧冷眼先生道這楊蕙馨我已久聞大名却不曾見過面到底是何等人物喬總長道論蕙馨這個人生得一副好面目唱得幾句好曲兒文理也通順也會寫意畫幾筆山水在優伶裏頭固然是不可多得的了以致引得一班名士喜歡同他聯絡但求能殼同他談幾句心吃幾檯酒面皮上好像添了光彩似的你的意思以爲葉虛齋等諸大名士開會歡迎他未免屈尊就卑我只怕蕙馨還不放在眼裏呢冷眼先生笑道你也言之太過了罷喬總長道你莫不相信好在我兩人閒得沒事不妨一齊去瞧瞧單試驗我的話如何冷眼先生道論我既本不喜歡同這些人接洽既你如此說我倒要去一蹓咧此時已

有三點鐘時分，喬總長忙叫備馬車伺候，偕同冷眼先生到了六國飯店，才進花園，果然見葉虛齋等人齊齊在那亭子上坐地呢。見喬總長到了，遂邀請入座，並同冷眼先生周旋幾句世務。當下喬總長問葉虛齋道：「蕙馨還沒來麼？」虛齋道：「你問他嗎？他的架子大得很，非得三請五邀才肯到呢。」曾樹涵笑道：「葉君，你性情向來落拓不羈，我記得你往日做龍州道的時候，對待上司兀自不肯耐着性子伺候，怎的遇見他那火一般的脾氣，便像在洪爐裏鎔化過的這真奇怪了。」虛齋也笑着答道：「曾小渠，你別譏誚我，你難道此刻不是像熱鍋上螞蟻麼？」言訖哈哈大笑，接着又敲着桌子說：「什麼還不到來，快打發人去催請。於是大家望眼巴巴守候，蕙馨但凡園門外有脚步聲音，都疑惑蕙馨來了，輪流派人往外間探信，猛見家丁匆匆跑入，喘吁吁說道：「楊先生還沒說完。」葉虛齋等人早飛也似的往外迎接，喬總長和冷眼先生仍在亭子上見他們這等忙法，不覺好笑。不多時，則見葉虛齋、鄭百彥、莫一仙、曾樹涵等簇擁着一個美少年進來，衣衫樸素，面目豐腴，舉止倒也落落大方，冷

眼先生心中納罕暗想這想是楊蕙馨了方才老喬的品評大概還不錯這時那蕙馨到了亭子上向喬總長及冷眼先生點頭招呼便坐下了葉虛齋等人有的倒茶送至他面前有的取雪茄煙遞給他手裏還有伸手替他脫卸長衫各獻殷勤不知怎樣恭維心裏才覺快活蕙馨並不謙讓忙了好半天諸名士只才靠住蕙馨肩挨肩兒坐下於是爭先恐後問他在上海近況又問他此番到京還是受那家園主聘請還是得便來隨喜隨喜的蕙馨蹙着眉頭說道你們都猜錯了。我因在上海玩的膩了才溜到這裏此刻行踪不定預備逗留幾日想往漢口一行呢話言未了早見那曾樹涵跳起嚷道蕙馨你別走我盼望你幾乎將眼睛望穿了難得玉趾降臨我們要求你多耽擱幾時將你一生事蹟編成小傳刊印十萬單行本兒分寄各埠大書坊售賣給你傳傳名才不枉我等同你結交一場專候你來賜一張肖影用珂羅版印好裝訂在書本上你不信我們衆人的題詞都做好了。我給你望一望說着忙在身邊取出一大捲紙遞給蕙馨蕙馨接過來瞧也不瞧隨手摺在桌上。



冷眼先生偷睛細望果是幾十首題詞有律詩有古風有令詞大意不外讚揚他人品戲曲罷了此時六國飯店裏堂倌正安排刀叉端整大菜伺候驀然闖進兩個衛隊裝束的人東張西望瞧見蕙馨搶上前說道楊先生在這裏麼方大公子在前廂三層洋樓上候着你呢請楊先生趕急去罷蕙馨聽了來不及和諸名士作別隨同那衛隊嫋嫋婷婷的向前面去了葉虛齋等人不敢挽留只落得垂頭喪氣一言不發欲知後事且閱下回。

## 第二十一回

慕虛名傾心交志士

走捷徑屈膝拜乾娘

衆人久知這方大公子勢力很大看着將終日夢魂顛倒的楊蕙馨被他輕輕奪將去誰敢同他爭執只索沒精打彩的各散喬總長和冷眼先生對於蕙馨本沒甚關係倒毫不介意一笑而罷比及回來才進書房則見那個黃伯潭正坐在屋裏等候呢原來喬總長在任時候伯潭曾充當書記賓主甚是契合兩下朝夕不離自從喬總長辭職後伯潭遂就京漢北段鐵路局總會計職務等閒不

常到這裏來。近聞冷眼先生到了，因此特地前來會會他的當下。彼此見了面，說些渴想的話。頭伯潭又問喬總長往那裏去的。喬總長便將適才事情說了一遍。接着問他道：「你同貴居停吳局長處得還好麼？」伯潭蹙着眉頭道：「我自就職後，和局長倒也相得。但他却有椿癘病，不好。雖然担任這等重務，鎮日價不理正事，專門在八大衢裏用工夫，好擺闊勁。逐日用度不在小處，別事且不講單說他每日吃那玻璃管裝璜的雪茄煙，約在十五六支。據聞那烟價很鉅，每支約需銀洋四元呢。就這種消耗品，每天非五六十塊錢不行。其餘更可想而知了。有一天他在某機關裏吃酒，看見一個外國人有頂草帽子，做得非常精緻。便問那外國人約值幾何。據外國人說：這頂帽子的材料是大大西洋海底下，苳草製成的。戴在頭上任憑太陽怎樣炎酷，總沒有熱氣侵入。在出產地方購買需一千二百兩銀子。若販到中國，加關稅水脚，至少要一千五六百兩。上下吳局長歎羨的了，不得向那外國人懇商請他寄信回國代購一頂。起先外國人兀自不肯。後來再四推情託分，方才應允。隨時

吳局長交給他一千六百兩匯往外洋去了。你看他闊不闊哩。喬總長搖頭道：像他恁般揮霍，便有個金穴銅山，也不够使用。我料定他必在路款上騰挪，款子弄到結局，還不是一筆糊塗賬嗎？伯潭道：這還不算他兒子吳良的手頭更大得多呢。放着學堂不去肄業，終日同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吃喝嫖賭，無所不至。見着南方一班偉人志士，便巴結得不成樣兒。不但不受他老子管束，還埋怨上年南方革命時候爲甚事不放他前去混一頓。縱然不能做些掀天揭地的事業，到底騙得個上中少將頭銜，及三四五等文虎嘉禾章也覺得光榮。一些兒呢？此類言語問得他老子無辭可答。沒奈何只好聽他罷了。現在聞得吳良爲結交偉人身上累的虧空比他老子更大哩。冷眼先生道：他就是同這班偉人往來，無非賭錢吃酒嫖婬子。縱多些不過三萬五萬也够得很了。何能比得上他老子的用度？伯潭道：正是呢。憑他怎樣揮霍，原累不到這許多。只因他近來搭着一個假志士，那漏卮越發大了。冷眼先生笑道：目下真正志士也就名譽掃地，怎的會劈空又跑出一個假的來呢？請問

這假志士是誰。伯潭道：「若問此人，呀！提起來，二君也曾會見過的。就是去年在萬牲園內打生父的那個顏之厚。他在京城吃着兩字全依賴周玉仙，又仗着自家一副好面孔，在外間不知騙了幾多。顯宦富戶人家的姬妾閨女，兩個月前那周玉仙得了個高等女顧問之厚，便借此勢力任意招搖，撞騙到處都以偉人志士自居。這一天之厚正同一班狐羣狗黨在館子裏吃酒，却好吳良也到了在之厚對面餐室內坐下。之厚脾氣不論在甚麼地方，但凡會見生人，總要將自家賣弄一番。何況他向曉得吳良是個不知進退的小孩子，久想來籠絡他，祇恨未得機會，難得無意碰在一處，如何肯放他過去。於是信口開河，說是武昌起義時身經百戰，不曾打過敗仗，因此才享這等大名，和他同來的人又一口同聲的讚好之厚。又說共和告成後，有個大文豪會做一首七律詩表彰他的戰事功蹟，故意唸給人聽，是上年陽夏大交兵，一騎平飛入敵營，砍得頭顱三萬顆，捉來弁目五千名，熱心締造新民國，隻手推翻舊滿清，到處黨人爭拜倒，共和統一與同盟的八句。這時吳良坐在對

面屋裏聽得清楚。好生羨慕。也不請人介紹。便冒冒失失的跑過來。和之厚問訊之厚。見他已入自家圈套。先現出一種高不可攀的架子。後用些欲擒故縱的手段。把吳良弄得倒地百拜。由此兩下便水乳交融起來。真是形影不離。起先還是在外間聚會。到那日期久了。便不拘形跡。吳良遂邀之厚到他家裏去。誰知引水入牆之厚。又同他妻子有些曖昧。不明事體。更實行倒貼主義。聽說這幾時被他騙去銀錢。着實不少。咧。憑吳局長靠着鐵路差事的俸金。能有幾何。怎禁得起一家三口人濫用呢。喬總長道。據你這樣說。那吳局長又爲甚麼不聞不問哩。伯潭道。再休提起他。終日在妓女身上。尙且應接不暇。有甚心腸。兼顧家事。休說不知道。縱然知道了。又待怎麼。俗語云。自己不正焉能正人。吳局長正犯着這個毛病。冷眼先生道。你如何又曉得恁般詳細。伯潭道。我本不知。因那個周玉仙見之厚。半個月不回去。曾率領娘子軍到吳家慶鬧。所以才把始末原由和盤託出的。大家嘆息一番。又談了些閒話。此時天色將晚。喬總長遂留伯潭吃飯。伯潭便邀他兩個同往餐館裏便。

酌冷眼先生見伯潭意思誠懇不忍過却於是偕往樂天居裏來剛剛上樓可巧劈頭撞見吳良忙一把扯住伯潭笑道你來得正好敵友夏則仁今天拜乾親正預備覓幾位同志們給他裝一裝場面你敢是聞風跑來慶祝的麼說畢不由分說向他坐的那個餐間裏便拖伯潭連連搖頭又用手指住喬總長和冷眼先生道我同他兩位到這裏另是一局此刻恕不奉陪改日再補賀令友夏君罷吳良嚷道不行不行二公既是和你同來何不就一道兒坐地這席面上正空得很呢伯潭因在他老子屬下做司員礙着面皮不便向吳良決絕遂同他再三商議吳良才准另坐不時的又招呼伯潭到他那邊鬧酒那種飛揚浮躁習氣着實令人生厭接着衆妓女紛紛也到了團團圍坐霎時間彈唱聲音絡繹不絕吳良又常跑至樓窗外鐵闌干邊不住的凝神向樓下瞧看彷彿還等甚麼人似的募然大聲叫道夏則翁呀好了好了你那個乾娘來了則見座中有個中年男子站起忙領着好多妓女一溜煙跑到樓梯口迎接果然接得個少年婦人上來這時冷眼先生同喬總長在對

面餐間裏瞧得清楚見那婦人年紀約在二十多歲渾身裝束極其華麗雖然打扮得花團錦簇那眼角眉梢很露些淫蕩樣兒沒半點落落大方氣概比及進了餐間那些男客並不大理會他惟有夏則仁一班妓女十分恭維口口聲聲不住的乾娘長乾娘短夏則仁又親手倒一杯茶送一支砲台烟到那婦人面前那婦人連忙站起好像似不敢當受的意思座中有個身着洋裝的少年人笑道你何必同他客氣呢從今以後他便算是你的兒子了豈有做兒子的對待媽沒有盡些孝順的道理只要你將他囑託的那樁事替他辦到了我代夏兄作個主休說做你兒子便着他叫你一聲祖母他也願意的那婦人也便笑着答道當真實行那個頑意兒嗎我前天不過說了笑的快休弄假成真夏則仁不等他說完忙笑嘻嘻的答道乾娘你疑猜我是假的麼你不信我便當着衆人給你行個禮好不好言訖果真插燭似的直挺挺跪在地上接連又磕了幾個頭引得衆人拍手大笑吳良坐在椅兒上冷言冷語的說道夏則翁呀論你我兩個交非泛泛算得個至好朋友如今你

和他拜了這門乾娘以後你不能同我立於平等地位了。你可知我同你乾媽在前曾結過秘密感情哩。你自家想一想。應當稱謂我甚麼。衆人又狂笑不止。冷眼先生正猜不出其中奧竅。却好黃伯潭在那邊敷衍一頓過來了。向他忙問原故。伯潭笑着答低聲說道。那夏則仁在部裏充當司員。和吳良是嫖界中契友。現因那個職務甚是清苦。打算找個捷徑運動外放。道尹又沒多錢來交結人。虧他會想方法。偏生尋出門路來了。不知他怎麼探聽恁般清楚。聞得石壁衙裏沈魚仙館主人和劉祕書長有些瓜葛。便跑去百般獻媚。每日早中晚總要到他那裏彷彿是去請安一般。那沈魚館主人被他奉承得不安起來。這一天便暗中問他究竟是甚麼意思。則仁一總不說。只囑託吳良轉達沈魚館主人。本想當時回絕。因礙着吳良面皮。只好勉強應允。停了兩日。可巧那劉祕書長來了。沈魚館主人果然提及此事。劉祕書長說小小司員想放實缺。道尹談何容易。果然想我替他白做這偌大人情。除非他是你兒子。那才行呢。當時劉祕書長不過說句頑話。誰知這消息傳到夏



則仁耳朵裏便認以爲真的幹了。不由分說將沈魚仙館主人請到這裏實行其事。並且今天樂天居酒席錢及一切雜費還是吳良墊用哩。這一來只怕沈魚館主人萬萬推不掉了罷。你看可不是。一樁怪事嗎。冷眼先生道則仁不顧面孔甘心屈膝鴛婦認做乾娘這層且不必談單就年紀而論那夏則仁比他還大得好幾歲倒不會見過世界上有這樣的母子呢。伯潭笑道話雖如此我代則仁設想但求志願能償不能償管甚麼歲數大不大若說他認鴛婦做乾娘一節不過是他權宜之計。雖然暫時受屈到底騙得個日後光榮萬一劉秘書長替他運動成熟到外省做道尹外間人又誰曉得他的根柢來歷呢。他也足以自豪了。冷眼先生嘆口氣道我萬猜不到共和國政界居然這樣卑污苟賤像夏則仁的怪劇這是我們親眼看見的其餘耳目所不及的地方那些不顧羞恥事情更不可聞問了一時酒菜吃完伯潭滙過鈔再看對過餐間裏那吳良同夏則仁等人兀自興高采烈猜拳行令鬧得一團糟。伯潭便不去驚動他急急和喬總長冷眼先生下樓剛上馬車瞥眼瞧

見一個人跑得滿頭是汗。到了伯潭跟前喘做一堆。半晌方說道：你老人家在這裏麼？現今會計處出了大事了。請快些回去罷。伯潭忙問甚事。你又如何曉得我在此處的那人道：適才到喬公館尋你老人家。才知在這裏。至於爲的何事。我却不大清楚。聽說會計處被人騙去大宗款子。咧。伯潭聽得這句話。大吃一驚。來不及向冷眼先生作別。急急乘車往鐵路局裏去了。欲知後事。且閱下回。

第二十二回 騙中騙蓄心叵測 冤外冤有口難分

原來吳良同顏之厚。契合却各有各的用意。一邊慕之厚。假志士虛名。一邊因吳良是鐵路局長的兒子。落得結交他好。達謊騙金錢目的。只是之厚。幾個月以來。所沾利益。都是些零星碎款。却不會攪得大宗。躉錢。何況吳良此時於個人經濟上。甚是艱窘之厚。見沒處着落。便想同吳良疎遠。却好。在這個當兒。和吳良的妻子有了染。他便改換方針。下些柔軟工夫。騙他錢用。雖然陸續倒貼了若干。爭奈之厚。揮霍無度。仍是入不敷出。遂心生一計。趁吳良的妻子歡喜時候。忽然說道：你家公公

同丈夫目下進款雖多，怎禁得起如泥沙般用去，聞得他兩個只落得場面好看，其實內容萬分拮据。不過倚仗做着鐵路局長，還可挪東補西，周轉靈便。假若一朝撤了差使，就要立刻受窘的了。你呢是個婦人家，處處須仰他們鼻息，縱然此刻不愁吃着，總宜預先留個地步，免得將來受他兩個連累。吳良的妻子平時見翁夫手頭過於闊綽，怕的不能持久，背地裏向他丈夫也會勸過好幾次。總是無效，心中正爲此事憂慮。如今聽之厚恁般說，却合心意，忙說道：「你的話一點不錯，照此局面，須得自己蓄積些。但我是個婦人，銀錢出入又不在手內。若說向他們索個三百五百呢？那總可以有求必應。假若多了，我固然不好啓齒，他們決定也做不到，不是枉費一番唇舌嗎？」之厚笑道：「你到底是女子們，見識我只怕你存心不肯蓄私。你果然想實行其事，不是我說句大話，包管你不到幾日就有整千整萬的銀子到手。吳良的妻子見之厚說得如此鄭重，忙笑說道：「我又不是個戩子，豈有見錢不要的道理？只求你給我個方法，我沒有不依你計策行事的。」之厚忙向他附耳一頓，吳

良的。妻。子。躊。躇。道。使。不。得。罷。他。兩。個。回。來。時。查。點。到。這。樁。事。如。何。是。好。叫。我。用。甚。麼。話。回。答。之。厚。道。你。莫。怕。我。自。有。絕。妙。章。程。解。脫。於。是。又。在。他。耳。畔。噥。噥。咕。咕。說。了。好。半。會。吳。良。的。妻。子。兀。自。猶。豫。未。決。之。厚。故。意。扳。起。一。副。面。孔。說。我。適。才。的。話。全。爲。你。下。半。世。衣。食。籌。劃。你。信。時。趕。急。行。不。信。我。也。不。能。強。迫。你。假。若。日。後。你。過。到。窮。苦。日。子。休。怪。我。不。能。兼。顧。你。從。今。已。後。我。不。問。你。的。事。了。言。訖。站。起。身。來。便。走。看。官。吳。良。的。妻。子。和。之。厚。本。來。打。火。般。熱。久。已。有。心。撇。掉。自。家。丈。夫。同。之。厚。遠。走。高。飛。刻。下。之。厚。教。傳。他。主。意。論。他。心。坎。中。極。端。贊。成。只。因。膽。子。過。小。所。以。游。移。兩。可。如。今。見。之。厚。要。走。疑。猜。他。當。真。和。自。己。決。裂。早。嚇。慌。了。遂。一。把。扯。住。之。厚。說。道。我。依。你。就。是。了。我。依。你。就。是。了。之。厚。只。才。回。嗔。作。喜。又。向。他。口。傳。心。授。了。好。多。詭。計。於。是。耐。着。性。子。等。候。個。絕。好。時。機。以。便。行。事。直。至。今。日。居。然。被。他。候。着。了。伯。潭。是。鐵。路。局。裏。總。會。計。所。有。一。切。出。入。款。項。都。歸。他。經。管。自。從。到。局。之。後。因。責。任。重。大。不。敢。擅。離。一。步。可。巧。聞。得。冷。眼。先。生。到。了。北。京。又。假。寓。在。舊。東。家。喬。總。長。府。第。因。此。撥。冗。前。來。聊。

盡地主之誼。那知就在這個當兒鬧出天大的事來了。你道吳良的妻子怎樣辦法。原來伯潭往晤冷眼先生那天的早間，正由北段鐵路上解來購買枕木材料一筆款子，整整三萬元，却都是各銀行的鈔票。不知吳良的妻子怎會打聽得恁般明白。忙同之厚暗地裏點兵派將去訖，不提再說。傍晚時候，鐵路局門外忽然停下一輛汽車，車門開處出來一個衣服齊楚的少年人，手內拎着空皮包，大模大樣向裏便走，竟入會計室。這時黃伯潭雖然出去，那副會計張柳邨正在屋裏繙閱簿冊，核算賬目，驀見進來一人，連忙站起招待，並問他從何而來。會的是局裏何人，那少年隨向身邊取出一張紙條兒遞給張柳邨，手裏說：「我是由交通部來的貴局長吳君，因早間鐵路上解來三萬元鈔票，是專為購買枕木所用，刻下吳局長在部可巧遇見個東洋公司買辦，談及此事，據那買辦說他洋行裏有大宗材料，情願讓價售現，此刻價已議妥了，專等款子，便立合同取貨。因此吳局長命我前來煩貴局派個司員攜取這三萬元，和我一同到部，現在汽車正在門外候着呢。」張柳邨聽

來人。一席話。又將紙條兒望了一望。見署名處果然有吳局長支取銀錢的圖記。更兼來人氣度安詳。說的數目相符。又不是自家取款。於是深信不疑。遂一面邀請那少年坐下。一面將三萬元鈔票裝入來人帶來的空皮包內。依柳邨主意。打算不必派人同去。無如那少年立意不行。說偌大款項。我一人何能負此重任。縱然你放心。我還不敢自信呢。於是逼着柳邨派了個司賬員。取着皮包。一齊乘汽車去了。車行之間。那少年向司賬員說道。我還有四萬元款子。送往內務部去。哩。言訖。指着車檻裏一隻皮包給他看。司賬員一瞧。見那隻皮包和自家手裏提着的這一隻形式大小相仿。也便將這一隻放在那隻皮包旁邊。兩個說了些閒話。不多時。汽車已打從內務部門首經過。少年忙叫停下。彎腰提起那隻皮包。對司賬員道。你在車兒內略等一等。我即刻便來。小心隄防着那隻皮包。司賬員點點頭。少年便開了車門。提住皮包。向裏便走。守衛兵士連忙舉槍立正。少年將身子略欠了一欠。竟自進去。司賬員兩手緊按這一隻皮包。等候一點多鐘工夫。還不見那少年出來。遂問

車夫道：「你這汽車，可是由交通部裏來的？」摩車夫搖搖頭說：「我是飛鷹車行裏的。」司帳員急問道：「你知道他可是交通部裏的人？」摩車夫回答道：「不曉得。」你既和他同行，何以反來問我呢？」司帳員沒法，又呆等好半會，心下着急，遂拾住皮包，跳下車，向那幾個衛兵問道：「方才進去的那人，你可認得他？」摩衛兵說：「認不得。」司帳員道：「既認不得，他怎麼他入門時候，你們又向他行禮？」衛兵道：「我見他衣服華麗，氣宇軒昂，而且又乘坐汽車，料不是等閒人物，想是來會署裏甚麼重要人的。」自然對他敬禮。這是我等應行職務，司帳員甚是驚異，想進去尋找，生恐衛兵阻攔，又怕夤夜間闖入公署，有許多不便，直急得在門外亂轉，忽轉念道：「橫豎這三萬元的皮包，仍在我手裏，他縱然不出來，我再等一刻，儘可回局，想罷復行坐在車上。」那車夫因為此時已過夜飯時候，肚子餓得慌，又預先接了八點鐘一個生意，看看兩旁店家的鐘，差不多到了，有些不耐煩，向司帳員說道：「和你同來的人，到底出來不出來？」司帳員道：「我正等着他呢，或者裏邊有事耽擱，也未可料。」車夫說：「我可不能再候了，你既

是送款子到交通部。何不自己送去。再不然請你將車資付給我。你站在這裏等他。也好。司帳員見車夫說得有理。便點點頭。指揮車夫駛向交通部。那汽車行動如飛。不一刻到了。司帳員手提皮包下來。告訴衛兵是鐵路局送款來的。衛兵放他入內。先到傳達室。說明原委。傳達道。吳局長是午後來的。不知此時還在不在。我替你進去問一聲。言訖去了。少頃那傳達出來。說局長還未去哩。適才我將你的話陳明。他說並不會着人去取款子。你既送來。就留下罷。司帳員連連稱是。忙打開皮包。預備當面點清數目。那知三萬元的鈔票都變做了破碎紙頭。這一驚非同小可。不絲頓足叫道。這怎麼好……這怎麼好。明明三萬元鈔票放在皮包裏。如何會換掉了。說畢大哭起來。就這一陣喧嚷。早驚動署裏的人。跑來詢問何事。司帳員將上項事情說個詳細。衆人道。准是被騙去了。快些到內務部裏追查。這時吳局長也聞聲出來。問知端的。說道。內務部頭門內甬道旁邊有道小門。通外面。准是騙子暗中換了皮包。在此脫走。又何必查問呢。又轉身向司帳員嚷道。經手難逃責任。



我也不說別的。只將你送往檢察廳裏請他在你身上追究。那騙子下落就是了。當下不由分說向交通部借了兩名衛隊。一面押送司帳員到廳。一面延請律師具呈起訴。且慢到底。這騙子是誰。著書人可無庸交代。諒諸君早明白。是吳良的妻子和顏之厚的主使無疑了。原來到鐵路局騙款子的人却是之厚的至友。姓鄒名春榮。極是個不成材的東西。却生就氣度雍容。語言靈利。所以之厚特地央他去行騙。並允許他事成之後提二成做酬勞。比及得了手。春榮見這許多鈔票。不免眼紅心黑。也不去找之厚。竟自連夜動身往上海去了。此時顏之厚和吳良的妻子早打疊些金珠細軟。裝入小小包裹內。預先躲在一家小客寓裏專等春榮將騙款交到。即行逃往他方。誰知等了一夜。何嘗見春榮的影子。之厚兀自猜他事未成局。或是破獲了。遂悄悄出去探訪消息。早聽大街小巷人人談論鐵路局被騙的事。之厚知事不妙。暗中大罵春榮不止。又自家斟酌道。吳良的妻子已經出來。萬不能再放他回去。何況他此番逃走和鐵路局騙款案同時發生。他家翁夫自然要加倍注

意他的。他若回去萬一他翁夫盤問洩漏機關須要連帶我的。倒不如騙他逃往別處先將他身邊細軟物件設法攫取過來等他私囊完了再在他身上着想而且他年紀尙未老大姿色倒也動人大可賣若干錢文供我使用使用我呢仍同吳良朝夕相見不露絲毫破綻他萬猜不到我於此案有關係的主意打定忙回客廨對吳良的妻子假說春榮事已成功因風頭過緊不敢前來交錢約我們明早在天津相會吳良的妻子便信以爲真挨到天明便同之厚乘坐火車到津這便是騙案的始末至於當晚吳氏父子爲着騙去三萬圓的重大問題忙得鴉飛雀亂並不知道家裏頭逃走了。人。次。日。雖。然。曉。得。一。來。因。爲。家。醜。不。可。外。揚。二。來。因。爲。騙。案。要。緊。所。以。並。不。尋。找。若。非。兩。個。月。後。冷。眼。先。生。到。了。山。東。無。意。間。遇。見。吳。良。的。妻。子。看。官。們。那。裏。會。通。前。徹。後。明。白。這。樁。公。案。呢。再。說。當。時。黃。伯。潭。慌。慌。忙。忙。自。樂。天。居。回。到。了。鐵。路。局。只。見。吳。局。長。正。在。屋。裏。發。急。見。了。伯。潭。先。埋。怨。他。爲。甚。事。偏。偏。在。今。天。出。去。伯。潭。到。此。地。步。只。好。忍。着。氣。不。便。多。說。接。着。吳。局。長。冷。笑。道。這。個。案。子。你。通。

謀不通。謀我却不能下一句斷語。但你怎麼早不出去。遲不出去。偏生在這個當兒。謁見朋友。就是個大大破綻。那司帳員。我已經送往檢察廳了。說罷。又沈着臉。轉向副會計張柳村道。你呢。要知道我向來抱着大事化爲小事。小事化爲沒事的宗旨。只消將款項如數交出。我都可以寬恕。須識便宜些。伯潭未及回答。張柳村悻悻然。便開口道。取錢的條兒。上明明蓋着局長圖記。而且來人要我這邊派人同送。並不自家携去。因此才敢做主。局長責備我不小心兒。我還可以認過。竟斷定我和騙子同謀。試問證據何在。吳局長嚶笑道。証據呀。現在早哩。我先說個理由給你聽。我的圖記。說是盜用。却行止坐臥不離我身。說是假冒。外人沒有瞧見。今看這條上蓋的圖章。大小筆畫和真的絲毫無訛。除非是你們照樣鐫刻一個。又有誰呢。而且北段鐵路上解款子來。外人斷斷沒有知道的。柳村。你要知道。這三萬元係公家款項。如今失了。事斷不能輕易過去的。說畢。遂向家丁附耳幾句。那家丁往外便走。張柳村知事機不妙。百端辯論。吳局長終是不保不多時。忽見那審判廳裏承發

吏和警差到了對張柳邨道刻下司帳員在公庭上承認勾通匪徒騙款並供稱你是主謀人廳長特派我等前來拘你到庭呢於是取出拘牒給柳邨看過不容分說和鷹抓燕雀一般竟押解到廳去了欲知後事且閱下回。

第二十三回 審判廳律師閔法吏 籌賑會妓女充學生

吳局長意思本打算連黃伯潭一齊送廳訊辦只因他同喬總長有密切關係而且他到局充當會計也是喬總長介紹的所以干礙着面子不會造次然而暗中也派心腹家丁監守着伯潭了次日大早喬總長因掛念伯潭叫家丁來探問消息伯潭將前後情形說了一遍家丁自轉去回覆不提却說京師那個地方審判廳長姓胡名叫伯明是南洋法政學校的畢業生平時於法學上知識倒也有些根抵只是有椿癬病最喜歡巴結闊人以致在京城做了一年多廳長幹的種種違法事情不一而足因他倚仗幾處奧援雖然名譽不好却於位置上沒甚搖動現今審問鐵路局騙款一

案他便迎合吳局長意旨在那司帳員身上想追究個水落石出偏生那司帳員又是個膽子極小見識極短的人怎禁得起胡伯明哄嚇詐騙當下對司帳員說道事到如此你也不用隱瞞我素知你最老實不過准是受人愚惑才做這樁事的今天你被捉獲了一時不能釋放你何苦自家受罪讓別人享受利益你果然供出主使人我總設法開脫你不然只怕你的生命有些保不住了司帳員供道這事委實不知情叫我指供誰呢廳長道聞得騙款的事全是你局裏副會計張柳邨主謀刻下他三萬元已經到手却累及你匍匐公庭身被惡名你兀自替他遮蓋麼司帳員道無論主謀人是他不是他我不曾得着真憑確據我何忍無故誣栽他咧廳長道怎麼不是他我已調查得明白白了司帳員道堂上既知他是主謀人就請拘他到庭追究罷了廳長笑了一笑說我縱然想提他須得有告發才行只須你此刻嘴裏供一句我立刻便飭差去拘他到案如果訊出實供你便一點干係都沒有了司帳員被廳長一派鬼話果然依他言語廳長更不怠慢隨出票拘提張柳邨

比及到了庭。胡伯明便根據司帳員的供詞指實柳邨同謀騙取公款草草訊過一併收押起來暗中又往晤吳局長商量辦法這且不表單說那張柳邨雖然寄人籬下充當小小副會計職務倒很有點來歷他胞兄現在某處機關佔重要位置忽聽兄弟爲騙款一案被拘甚是詫異估量柳邨爲人向來穩妥可靠又因爲吳局長父子聲名惡劣虧空又多猜測其中或有特別原因遂派人到拘留所向柳邨問明情節隨即延請著名律師白執中赴廳起訴這時那司帳員也聘王大年做辯護人了當下律師將各人的案情詢問透澈柳邨無辜受人冤誣自然要辯正的不消說得惟有司帳員請的那個王大年歡喜非常想借此做一篇翻案文章大大敲胡伯明一個竹槓次日午後又開正式裁判原被告律師一齊出庭堂上將此案事實及主文宣讀一遍還沒讀完則見王大年站着道慢着指供副會計張柳邨同謀騙款的供詞是出於堂上強迫似此用威嚇手段何能算得信讞胡伯明兀自強辯王大年道被告在這裏呢叫他發言那司帳員便將上次研訊時廳長如何教傳

自家的口供對衆據寔宣布胡伯明道這句話我聽原告說的我不過問問被告誰知他竟滿口承認了王大年道通謀的話是先出于堂上之口然後被告才依樣葫蘆供認堂上既稱出於原告所說何不叫他直接提起訴訟怎麼由堂上授意被告叫他供扳呢有此缺點不無令人可疑說到此處那張柳邨的辯護士白執中也出席逞使着懸河利口陳說理由滔滔汨汨層出不窮直詰問得胡伯明無言回答接着原告律師代吳局長強詞奪理辯難一大會爭奈真實難逃原告這邊漸漸的要失敗了此時廳長坐在上面暗想萬一吳局長輸掉了我那個酬勞只怕沒處着落莫如託故先行退庭再籌劃最後對待方法正自思索可巧那司帳員越次發言胡伯明便借此大發雷霆說他不應擾亂法庭秩序喝令承發吏重責司帳員手心二十下王大年如何肯依也便抗聲道京師是首善地方法庭是文明裁判機關何能施展野蠻手段何況被告同謀騙款一案尙在訊無確據堂上驟施扑責試問據何項充分理由胡伯明說大年不過不繇老羞成怒遂同律師大起冲突大

年料定他情屈理虧並不懼怯一齊和他爭論彷彿似茶坊酒肆裏評理一般簡直兒要揮起拳來鬧得不成事體幸喜原告律師從中竭力調停令兩個被告先行交保候質方才沒事胡伯明退了庭背地着人到吳局長私第將適才的事說個詳細吳局長自知此案沒有確寔證據又因京城律師都是些刁鑽古怪脚色怕過於追究緊了生出別項岔枝兒來他便捫心左思右想估量着媳婦私逃於騙款案子大有關係越發宜和平了結於是悄悄回覆胡伯明請將此案從緩辦理遂輕輕擱置下來了張柳邨和司帳員自然立即不用那黃伯潭也就自行辭退職務沒事時候常到喬總長家裏坐地鎮日價都是愁眉不解喬總長勸他道你何必悶悶不樂呢我曉得你因處嫌疑地位難怪百端懊惱但事已如此也沒有法子想橫豎我知道你的心跡罷了在我看來像吳局長虧累公款甚巨終久不得了局你呢倒是早些和他脫離的好免得將來逃不了連帶關係退一步想塞翁失馬安知不是幸福呢若愁暫時賦閒我替你留意遇有機緣總極力推荐就是了伯潭聽這番



話口內雖然答應兀自沒精打彩。喬總長又道：刻下京津各女學校學生假博物院開三天陝甘籌賑大會呢。先期刊發傳單遍邀各界男女來賓到會。這也是我中國女學界上的盛舉。不可不前去參觀。參觀開得今日已經開幕了。我打算約你同冷眼先生明早走。一遭咧。冷眼先生道：贊成贊成正談之間。却值喬總長有個同鄉姓蕭名仁的來了。大家連忙邀他坐下。談到女學生籌賑會開會的事。蕭仁道：我方才剛打從那裏來的。喬總長道：那些熱心家想是一致認捐的了。蕭仁嘆口氣說：再休提起。你道這籌賑會暗中主動人是誰呢。原來就是那個周玉仙。他自從得了高等女顧問一席後。越發揮霍無度。所有應得的月薪一總不够使用。剛剛陝甘災荒警告發生。他便借此名目。慫恿女子大學校長尤佩月女士開籌賑大會。想從中侵蝕一筆捐款。填補虧空。那尤女士因他是女顧問。更兼是慈善事業。自然承認。只是內部一切仍讓玉仙主持。喬總長道：那男女各界可曉得麼。蕭仁道：曉得不曉得。我却不知。憑我眼光揣度。縱然瞞過一時。日後總要揭出真相的罷。冷眼先生

道。這都是些後來的事體。到底今天會場上來賓多不多。認捐的可踴躍不踴躍。蕭仁道他既開這大會。男男女女自然要來看熱鬧。又何消說得。至於籌賑一節。起先倒是人人願意解囊樂助。只因劈空鬧出個大笑話兒來。便卽行中止了。喬總長忙問原故。蕭仁道今天開籌賑大會。是用全體女學界名義。但凡學校裏女生該會都照主體看待。均可隨時加入團體。其餘女界來賓立於客體地位。不過各自入來賓座。次就坐罷了。彼時搖鈴後。那發起人尤佩月女士才登台報告。過開會宗旨。接着那周玉仙跳上來。正在口講手劃之際。忽然有兩個青年絕色婦女。手攬手兒。由外廂分花拂柳的。蹺進逕向主席行來。那尤佩月女士猜他兩個准是校裏學生。連忙站起迎接。邀他坐地。他兩個並不謙讓。居然在上首座位上坐下來了。莫小覷來的兩個婦女。打扮得固然齊整。姿容亦復非常俏麗。當進門時候。會場裏旁聽席上一般男婦老幼。沒一個不加倍注意。比及他兩個坐定了。衆人眼光一齊射在他身上。他兩個生怕衆人瞧不清楚。却故意流動一雙姣好秋波。似閃電一般。

和衆人打了個照面。那時兩旁的人，誰有心腸聽台上周玉仙演說，都交頭接耳的議論。意思間是誇獎他兩個人品出衆。內中有個少年男子說道：「來的這雙小雌兒，不是藍橋別墅的小金紅、柳湘仙嗎？他爲甚事列入主席？大約今天這籌賑大會，敢是女學界和妓女們湊合發起的麼？」旁邊有些人說道：「你休胡說，別認錯了人。謹防被他們聽見了，那時要責令你賠償名譽哩。」那少年男子着急道：「我何嘗污蔑他？昨天晚間，我還在醒春居餐館內叫他兩個的局咧。諸君不信，瞧仔細了。」他兩個坐在那裏，用手帕兒掩住嘴，望着我笑呢。衆人看時，果然不錯。就這一來，不打緊，引得衆來賓鬨堂大笑。更有些好事的輕薄子弟，齊打夥兒拍掌喝彩。尤女士見秩序大亂，當下請糾察員下來詢問。何事？只才明白尤女士好生難受。忙質問那兩個妓女：「不應冒充學生跑來致惹旁人訕笑，誰知小金紅和柳湘仙毫不慚愧，反向尤女士冷言冷語說我等做妓女，原不瞞人。今天聞得開籌賑大會，我兩人本各帶幾千元前來資助的，不過位置坐錯了，便不留一些餘地對待我諸位，莫因我妓女。」

冒充學生。便以爲奇聞。須知現今還有學生實做妓女呢。衆女學生聽他說出這句話。如何忍受得。住。首先那尤女士氣得不成個樣兒。怒問道。你說學生做妓女。敗壞我全體名譽。須指摘個證據。和你一筆勾消。若囫圇的信口胡謔。莫怪我們同你不得罷休。此時那班女學生也都隨聲附和。嚷道。有理有理。於是一湧爭先團團將小金紅柳湘仙圍住。兩個妓女不慌不忙笑着說道。諸女士不必動怒。我適才所說的並非單指在座的發言在座的諸女士。既能熱心籌募賑款。料想是寶貴名譽的人。實因現在有些不顧羞恥的女學生。表面上兀自擺出神聖不可侵犯架子。叫人尊重他。其實在外間借學堂兩個字引逗一班無意識少年成羣結黨秘密賣淫。較我們當妓女的還爛污得百倍哩。以致諸女士價值被這些人累得一齊掃地了。想我等呢。今天到貴會。是爲的籌賑問題。諸女士只問我助捐不助捐。管甚麼妓女不妓女。我因你們當人多廣衆地方。揭我的真相。所以才敢大膽恁般說。但我說的是別個女學生。並非說諸女士。務望將這個界限分清。則個他兩人只顧侃侃。

而談那女學生中有幾個素來不守規則份子，個個都疑猜小金紅柳湘仙有意用言語刺激自己。周玉仙越發難受，遂同小金紅柳湘仙起了衝突。其初還是口角，繼則竟動起手來，鬧得不成事體。衆來賓都紛紛各散。這時我也走了。冷眼先生聽蕭仁說完，笑向喬總長道：「怎麼好端端籌賑大會居然演出這種怪現狀？細想那兩個妓女這番話，却非憑空捏造，難怪觸犯他們忌諱。現今婦女們才入學校，便在自由平等上用工夫，固然這班女學生誤會宗旨，然而校長教員也須擔一大半不是哩。今天幸喜蕭君來告知底細，不然我們還要作無謂的往返了。我的愚見，明早蒞會參觀的那句話，可以取消罷。」蕭仁道：「我臨走時候聽說這會明日開不成了，三君縱然想去也不行了。」喬總長和黃伯潭也笑了一笑，忽見家丁從外面送進一封信來，喬總長拆開一望，嘴裏重重嘆口氣道：「我說他幹不來，果然不出我所料，欲知後事，且閣下回。」

## 第二十四回

博妓歡專車往湖北

聞兵信高躅滯山東

略停片刻向冷眼先生說道文先生要回京了言訖將那封信遞給冷眼先生手裏看時果然是文鳴鳳親筆書札上面寫的是在邊省數月無所事事雖擔個籌邊使虛名自問沒甚表見而且款項無着如何措手屢次電請撥款總未照准刻已毅然辭職俟各項手續交代清楚即行到京云云笑道這一來你可添個文字朋友朝夕聚首我也得叨附末光瞻仰他的言論多采了喬總長道他不能幹倒也好憑他那種放誕不羈性情若久在邊省不但不能做一番事業只怕免不了遭意外奇變哩這位先生論學問是好的若講到經濟事業却是紙上空談能說不能行的冷眼先生道自古以來文章不與政事同這是一定的道理又豈獨文君一個人麼大家嘆息一番此時伯潭和蕭仁已去喬總長隨即寫封覆函寄往邊省大意是俟台旆到京時請先行函告以備專誠往車站迎迓等語信發之後接連候了半個多月鳴鳳不曾有信寄來喬總長猜他在邊省尚有幾時遷延又深知他向來是捉摸不定的人或者到了京也拏不定遂派人出去探聽誰知真够被他料着那文鳴

鳳已於昨日來京。不知寓在何處。並且沒甚耽擱。聽外人傳述。他准在明早搭京漢火車南下。喬總長得着消息。對冷眼先生道。我的話如何。他的性質好比閒雲野鶴似的。照常適才說的話。停一會兒。便忘却了。同他認不起真來。但他雖然走此經過。不來會我。我倒要於明日大早到車站給他送行。還和他有要言面敘。你久經慕他大名。何不同去一蹕。借此和他見見。哩。冷眼先生應允。當晚無話。第二天東方才亮。喬總長偕冷眼先生趕至車站。此時天氣尙早。車站上雖然不曾賣票。那站門口早擁着無數夫役人等。彷彿是伺候甚麼闊人似的。喬總長道。這准是文先生。今日起程無疑了。於是同冷眼先生入頭等票客房內坐地。冷眼先生道。大約文君尙未來呢。喬總長點點頭說。我們且在此等他。一會子罷。霎時間搭客漸漸都到了。喬總長注意望時。兀自不見鳴鳳影子。暗想。或者他今天不動身。亦未可知。猛聽得遠遠的汽車放汽聲。嗚嗚而來。那些夫役人等一齊迎將出去。喬總長也拿得穩。是文鳴鳳到了。忙同冷眼先生趕至車站門外。則見那輛汽車早停下來了。後面

還跟着若干馬車並黃包車子。這時有十幾個家丁僕婦侍女開了汽車門從裏廂攙扶一匹絕色麗人出來。那麗人週身素妝打扮襯着淡白面龐窈窕身材越顯得千般柔媚萬種嫵娜兩旁時候他的婦女一個個衣衫華美好似錦簇花團在那麗人前後左右圍繞即見車站上的站長也到他跟前招待一切那麗人略略謙遜遂吐出嚶嚶鶯聲問道我那乘車兒可預備好了麼站長連連應聲道伺候多時了麗人點點頭站長忙偏着身子引那麗人孃孃婷婷逕入頭等女客坐室內而去好多男女搭客及一般閒人都伸頭墊足瞧看冷眼先生暗忖道這不知那家顯宦的眷屬乘車赴漢不然如何恁般聲勢烜赫咧再將那麗人仔細一望雖然生得花枝般嬌豔爭奈舉止動靜無一毫大家風度心下不免疑惑起來這時車站上廚司早送進幾色大菜想是給那麗人吃的了略停半會工夫又見那站長親自到休憩室門首笑嘻嘻的向麗人說道請上車罷等這輛專車開過之後那頭班早車才好行呢此時已將近八句鐘了麗人微微一笑他手下跟隨的人忙招呼夫役



扛抬行李及箱籠物件接着麗人便輕移步履到月台門口驗票人趕忙站起垂手落肩的讓他進去外面男女搭客也想隨着麗人一闕而入早被三五個鐵路警察攔住高聲喝道早呢候專車開過了再進去權且站在外邊等一等內中有兩個人說道嘖嘖好大個脚色居然配坐專車我們既買過票爲甚事不許入內你當我認不得他麼他不是丞相衙裏雲香館妓女花可吟嗎……還沒說完那鐵路警察忙攔道低聲些假若被他聽見立時告訴站長我的飯碗便保不住了正說之間忽聽汽笛震天價響那輛定備專車早電掣風馳而去那警察只才放衆人進去喬總長料文鳴鳳不來了於是同冷眼先生轉回私第冷眼先生道今天竭誠往晤文君雖然會不到他却眼底又多見一樁怪事還不能算空勞往返哩我初見那女子態度委係是個妓女又不知他怎麼有此權力特地乘專車往漢口站長又恁般恭維執事人非常巴結我真猜度不出原故喬總長笑道那管京漢北段鐵路事務的不是吳局長麼我猜花可吟必定同吳局長素有密切關係所以才備專

車送他南下的。准是吳局長預先招呼站長小心伺候。不然乘專車的人也多得很。怎能够有如此優待呢？冷眼先生道：吳局長這樣招搖，他不防外人議論麼？喬總長道：他的名譽現今已壞到極點，就是沒有專車送妓女的事，也未必蓋藏得住。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所謂快活一時，算得一時罷了。即此一端可見。目下政局變幻，真乃不可思議。哩！話言未了，則見那李哲孫到了，問喬總長道：聞得文鳴鳳先生已到北京，老師曾會見過他，沒有喬總長道：正是呢。今早我同冷眼先生到車站白跑一蹓，不曾等着他。你可曉得他的蹤跡麼？哲孫道：老師是到那個車站去候他的？喬總長道：是京漢車站。李哲孫道：這却難怪了。他已由津浦鐵路起程了。這文先生初意本預備先往漢口勾當一切。然後再往上海。因繙閱報紙，見有個極開通的女士在上海各報上遍登廣告，求偶。那文先生好不歡喜，遂趕先赴滬求婚。因此改途就道。自然和老師兩歧的了。喬總長笑道：不錯不錯。我久知他早年斷絃，至今尙未續娶。上回他在日本時候曾做過一百首悼亡詩，情詞悱惻，廣徵人家和韻。如

今既有女子登報擇配他烏有不去的道理接着又問哲孫道有兩個多月你都不曾到我這裏刻下議院裏諸君曾議決過幾件事麼哲孫回答道老師再休提起別的且不講單說大借款一事遷延幾個月日期會議不下數十次是否如何一總不曾解決我上回到老師這裏不是談過的麼自從美國脫離借債團之後那英俄德法日又重申前議所有抵押品及要求條件不必說自然極端嚴重兩院議員自然不肯通過五國銀行團天天追促政府政府也便天天催促議院那些議員爲此項問題沒一天不內部交訖比那擲墨盒兒的笑話還更覺可笑哩政府裏見他們恁般鬧法便不提不問了我適才聽個消息說現在政府對於借款一事不等議員表決打算逕同借債團代表祕密簽字但不知此事確不確果然這樣辦法只怕又生出好多枝節呢喬總長道怕都是要實行的罷當那借款問題發生時候政府本挾這個主意因爲既有國會形式上不得不發交下來給他們會議誰教他們再四留難瞎鬧意見有詞給他借哩我還愁此端一開將來不拘甚麼重要事體

總可援例不用議院表決的了。我看起來兩方面均有不是。哲孫道老師指摘議院諸公的短處，真是一些兒不錯。論我也是議員一份子，却不忍作違心之論。替他們掩藏，只是老師。但知他們議事時黨爭激烈，其實各個人的意見，鬧得越發利害。咧但凡開議有甚麼私見，除得當面起衝突外，又在各黨報紙上互相攻擊。而且同院議員有好幾個兼任報館裏撰述。我熟人中如王、小舟、王樹聲、金小雲等人，日間到院去一蹓，往往不到散會鐘點便往報館去了。所以每屆議事日期有某某幾種報關於別項事實記載不甚清楚。惟有議院內部情形，反本本原原說得窮形盡相，還有椿可駭的事。前幾天開會時來的議員沒一個缺席。比及散會後，我剛剛站起，却好有件東西在我脚下碰了一下。我低頭細瞧，原來是封郵局裏雙掛號信件。我拾起一看，那信面注明寄北京兵部。窪一千九百二號。嫉世子收。啓下署自江西省城某某街某某號。杞憂生榭發字樣。我也不知是那個掉下來的。則見那信已經拆過封了。忙悄悄抽出來，一望那信上寫的是敝處大宗軍火均已陸續

轉運齊備專候屆時發動我公處亦宜早爲之計如能多邀同志屆時南來更妙等語我猜定南方黨人不知同議員中那個有密切關係然而這事體非常重大遂不敢聲張回去隨將那信立時消燬不留痕跡說也奇怪今早聞得街上傳述那個先生忽然不辭而別的跑了不知何故想係於此事很有些影響哩喬總長連連咂嘴道南北惡感在民國初成立時候便埋下了種子到今日自然要漸漸發現了談了片刻哲孫告辭自去當晚冷眼先生接到高思危由上海寄來一封覆信說他父親勝臂雖被炸彈炸傷尙無大礙現已在醫院裏診治好了本擬束裝來京因同友人往漢口組織一實業公司刻下已首途往鄂如台駕返里時可過我一叙冷眼先生看畢忽然觸動歸思忙向喬總長商議道我此番出來約有三個多月預備回去走一躑一者老父春秋已高兒子遠離膝下難保不日日盼望二者敝友高君不日便到湖北我也可便道過訪喬總長聽他如此說不便強留於是治酒送行整整耽延兩日冷眼先生方拜別動身本想乘京漢火車往鄂那知此時陸軍部裏

正派大宗軍隊開往湖北。上下游等處駐紮防堵京漢鐵道。只裝兵士不載搭客。冷眼先生便改乘津浦火車。取道南下。預備到了南京。再搭輪上駛。第二天車抵泰安。忽憶及泰山是名勝地方。想去游玩一番。於是下了車。在城外覓一所客寓住下。獨自一個往泰山接連。隨喜了六七天。方盡興而返。打算在泰山歇息一夜。次早起程。才進客寓。見一個住客都沒有。那棧主人及茶房均鴉飛雀亂。好像有甚麼恐慌事體似的。正欲詢問原故。早有茶房前來說道：客人想明天搭車到南邊去麼？冷眼先生道：正是。正是。茶房道：此處開往浦口火車。早經停止了。你老人家兀自不知道嗎？現今九江革命軍又起事了。上海南京都響應了。中央政府怕有黨人溷跡到京。煽惑軍隊。不准火車開行。縱有車子往來。無非是裝兵運餉。客人只好候大局平定後再走罷。冷眼先生好生着急。然而處此境界。也沒有方法想。遂道：既是如此。我就在你家客寓暫住幾時。再議罷。茶房道：則個麼？客人縱然肯住在這裏。我們却不敢保險。目下南方鬧革命。山東地方那些盜匪乘機肇事。照常明火執杖。白晝

裏到人家搶劫連我們開棧房的還想到城裏躲避呢最好不過客人何不也進城居住較爲穩妥一些兒冷眼先生聽那茶房說得有理不敢遲延隨即取了行李僱乘人力車兒向泰安城裏去了欲知後事且闕下回。

## 第二十五回

滑頭知事智責教民

落魄佳人痛陳往事

原來泰安縣離濟南省城約有二百多里路雖然是火車交通地點那些百姓們却野蠻的了不得此次南方鬧二次革命仗着官吏防範嚴密山東全省尙沒甚變動但那糾衆盜劫的案件從早到晚至少總有十數起此時又謠言四起說白狼黨羽匿跡在河南邊境一帶想趁此時機竄入山東希圖蹂躪大局因此各處戒嚴尤爲非常吃緊泰安縣城更因逼近鐵路越發特別注意但凡出入的人都要搜檢冷眼先生進城時也被兵士們囉唆一頓方肯放行於是在縣公署斜對過高陞棧內安置行李見寓中有兩個住客和自家是同鄉少不得同他們扳談扳談才知他兩人一個叫做

方式文一個叫做周子謹。常在山東道兒上販運北貨往南方售賣。因鬧兵信不敢南下的當時方式文問冷眼先生道：你來時可曾往縣知事那裏報告過麼？冷眼先生不懂他的話，忙詢底細。方式文道：這位袁蕙生知事是前清一個號稱能吏，極其精明強幹，又生性好動，不好靜，無論辦甚麼事都要倒樹尋根，追個水落石出。冷眼先生道：當今之世，但求有此等官兒，倒也是地方上幸福咧。式文搖頭道：爭奈他刻刻想得好名，不無有些偏見，所以他在泰安做了一年官，誤的事着實不少。冷眼先生道：他既是明白人，怎的又會誤事呢？式文道：他的毛病就坑害在明白上。別的話且不說，就以此次鬧兵信而論，南方既有了戰事，那些稽查匪徒維持秩序應行的手續自然不消說得偏生一經到他來辦，便生出許多異想天開的頑意兒來了。前天早間他忽然出張佈告，說贛甯黨人起事難保，沒有匪徒潛入魯省內地，圖謀破壞，亟宜防患未然，自布告施行日起，除泰安縣土居商民派員挨戶稽查人口填冊彙報備查外，凡外籍商旅人等入城後，須親自赴縣報名給照，方准逗留。



如無此項執照一經查出即行重辦不貸冷眼先生道怕這個公令未必能够辦得到罷式文道起初誰睬他呢後來有個教民爲這事被他打了二十下板子大家便服從他的命令了冷眼先生道共和時代何能仍用笞刑更兼教民倚仗洋人勢力是不好惹的那袁知事擅自打他屁股難道不怕生出交涉麼式文道北方民風强悍非用野蠻手段不行這却難怪雖然民國成立一年有餘這裏訴訟案件那些跪拜呀用刑呀何嘗改前清舊例惟有昨天袁知事打的那個教民不但教民沒有法子想就連主教的神父反而輸心服氣還說他辦得好我實在佩服他狡猾哩冷眼先生聽了不由暗暗稱奇忙問道到底怎樣打的煩你從頭至尾說給我聽式文道這教民姓張名映春是濟甯州天主堂裏的執事因爲南方鬧二次革命奉洋人命到這裏來會穆神父面陳要事的於昨日下午後趕到見過穆神父便住在這高陞棧候回信彼時袁知事的佈告已出來了當下棧房主人叫映春到縣報名領照映春以爲自家是個教民倔強的了不得就和棧主人口角起來正吵得嘵嘵

不休時候可巧袁知事親自前來稽查了聽有人喧嚷忙傳棧主人追問棧主人自然將映春不遵公令情形陳明一遍登時袁知事勃然動怒隨着公役拘映春到他跟前喝令跪下映春那裏肯依仍是昂然站立嘴裏大聲叫道我不跪中國官我不跪中國官袁知事猜他有些來歷遂問他是個甚麼人映春又大聲說我是教民袁知事又問他道你見中國官不跪想係見外國官才跪呢映春回答外國官我也不跪只有神父宣講福音時候說天主靈魂來了我方跪下請他老人家超度呢袁知事道據你說非見天主來你是不跪的映春點頭道則個自然袁知事使命公役向客寓裏討了一枝筆在自己左手心上寫了天主靈魂在此六個字一面給映春看一面說道天主到了快跪下來說也奇怪那張映春瞧見這六個字果然插燭似的撲通一聲直挺挺的長跪地上低住頭閉目凝神動也不敢動這時那袁知事連聲讚道好個良善的教民好個良善的教民說完便將左手心放在自己耳朵旁邊嘴裏自言自語彷彿同人講話差不多忽然站起招呼道天主請坐接着又

說。請。原。來。如。此。又。道。呀。既。承。委。託。敢。不。照。辦。接。連。又。離。了。坐。位。彎。腰。曲。背。說。道。恕。送。恕。送。言。訖。復。行。坐。下。向。映。春。道。方。才。天。主。靈。魂。向。我。講。過。了。說。你。身。為。教。民。慣。在。地。方。上。招。搖。撞。騙。無。惡。不。作。又。在。本。知。事。台。前。違。背。公。令。無。理。取。鬧。請。我。重。責。你。二。十。板。子。須。知。這。是。天。主。意。思。並。非。本。知。事。一。定。同。你。過。不。去。天。主。又。說。你。如。果。不。給。我。打。他。便。從。此。不。承。認。你。做。教。民。了。等。你。死。後。還。攝。取。你。的。靈。魂。送。入。地。獄。永。遠。不。許。超。升。天。國。我。代。你。設。想。莫。如。拚。挨。生。前。一。時。痛。苦。博。得。個。死。後。逍。遙。自。在。呢。說。到。此。處。便。不。容。映。春。開。口。遂。喝。令。公。役。將。他。扯。下。重。重。打。了。二。十。大。板。冷。眼。先。生。道。打。過。了。映。春。怎。樣。哩。式。文。道。當。袁。知。事。訊。問。映。春。時。候。却。值。教。堂。裏。有。個。細。崽。來。尋。找。映。春。見。這。光。景。趕。忙。跑。回。教。堂。送。信。那。神。父。聽。了。氣。得。不。成。個。樣。兒。急。乘。飛。轎。趕。來。和。袁。知。事。開。談。判。比。及。到。高。陞。棧。映。春。已。被。打。過。了。這。時。袁。知。事。正。稽。查。別。的。住。客。呢。神。父。先。向。映。春。問。明。底。細。然。後。質。問。袁。知。事。不。應。擅。審。教。民。又。責。備。他。假。託。天。主。名。義。妄。自。用。刑。冷。眼。先。生。道。這。一。來。袁。知。事。用。甚。麼。言。語。答。覆。他。咧。式。文。笑。

道他回答的幾句話才妙得很呢。他被神父詰責不慌不忙，遂將神父扯到我住的隔壁一間屋裏。我凝神聽袁知事低低說道：貴教民張映春不到我署裏報名領照，我本可不同他計較。若開了這個端，別人都來效尤，萬一有匪徒溺跡入城，鬧出庚子年間拳匪仇教的事來，誰擔當此項責任？我存心想打他藉警衆人，所以才掉此玄虛。這也不能瞞你貴神父。詰問我却也難怪，但有一層貴國在內地傳教，不是希望入教的人越多越好麼？我今日託詞天主顯聖，正是間接替你貴教鼓吹的意思。那棧房裏住客衆目所見好說。天主爺爺真有靈驗，居然叫縣知事重責不法教民，足見教裏法力無邊。將來一傳十，十傳百，久而久之，地方上百姓定然沒一個不崇信貴教了。還有一層，內地人民向來和教堂心理上總有些反對。我如此辦法，非但使入教的人日見其多，而且仇教的事可希望從此少了。我爲貴神父煞費苦心，你合該感激我才是。怎麼當衆人面前說我假託天主來打人呢？想映春這個人，既敢不遵我公令，料想在教中也是個桀驁不馴份子。我打了他，固然是我魯

莽然而犧牲個無足重輕的教民給貴教換得多數人崇奉仔細想來功也可以補過了今天的事貴神父若爲映春一人計自然怪我若爲教務前途計仍當幫同我說天主顯聖實有其事方是正當辦法哩那神父聽袁知事這番話立刻回噴作喜我在板壁縫兒內瞧得清楚則見他一隻手將帽兒除下一隻手扯住袁知事的手腕連連說道愛斯愛斯於是同袁知事跑出房間對那張映春說道是天主譴你挨打的打得好還打少了快些去罷小心隄防着我日有信到你那邊主教請他斥革你呢言訖逕自去了可憐張映春無辜被二十下板子反討神父大大的沒趣你看這袁知事算得個滑頭麼冷眼先生笑道此公真是辯才可愛假若再不執偏見倒也是個好官吏咧式文又道自從映春被打之後闔城人民個個都有戒心果然遵照辦理你呢犯不着同他違拗何苦找出話來說哩冷眼先生點頭稱是忙到公署報告領過執照剛要回寓猛見長街上闐了好多閒人在那裡探頭探腦瞻望心下估量着大約又是那個縣知事查獲住甚麼人了不管他我且走我

的路罷。忽聽有婦女啼哭聲音向那些閒人數長道短的說冷眼先生暗忖道：想是捉得女匪黨麼？我倒要看一看。於是轉身挨將前去見人叢裏並沒兵丁和署裏公役祇有一個青年少婦扯住五十多歲的老婆子頭髮似乎要拖到那裏去的光影。那老婆子只不肯走兩下正在滾做一團旁邊閒人向那少婦詢問原故。少婦一面哭一面說道：我和他同住刻下南方有了戰事我預備回京他爲甚事不放我走硬說我已經是他家的人。我又不曾賣給他他何能霸佔住了我須知我又不是個沒來歷的人。如今沒有別話說同我一齊到縣知事公署請他評一評理兒說着又使勁扯那老婆子。那老婆子連聲叫道：且慢等我對大家說幾句再跟你走也不遲。一般閒人趁他這口氣忙上前勸解又催促那老婆子說：那老婆子向少婦道：這齣把戲你不能怪我你須怪和你同來的那個才是你兀自糊塗呢。他久經將你賣給我了已得了身價銀三百元。少婦大吃一驚忙問道：當真的麼？老婆子冷笑道：誰哄你不信時趕將那同來的人問他一問便知明白了。少婦道：他在前幾天說

動身回京走。一遭停幾日，便來的老婆子，又笑道：「你兀自指望他來嗎？不瞞你說，他早已對我講過。此去永遠，再不見你面了。」少婦聽着這番話，登時朱顏改變，彷彿觸了電氣，一般呆立不動，停了半會工夫，方頓足道：「他不來爲甚？事要瞞住我老婆子道，他如果給你曉得，你一准不放他走，他也不。能賣你了。」少婦道：「哦，我知道了，你聽他說回京，有好多時，耽擱所以才用這些謊話來欺我，你說他將我賣給你，試問有何證據？你如果拏出證物給我，看那時我便相信他，真個不來，真個賣我了。」老婆子不等少婦再往下說，忙笑着向衆人說：「很好，我當大家面前取證物就是了。」言訖，向懷中拏出一張券紙遞給那些閒人，手裏說：「煩諸君唸一遍給他聽。」當下衆人圍攏上來，唸道：「立賣券人顏某。今將自置愛妾賣給某某，言明身價銀三百元，當日銀契兩交，毫無異說。自賣之後，聽憑某某將伊爲娼，與顏姓毫無關係云云。」少婦不聽，猶可這一聽，不禁趁勢攤坐在地上，放聲大哭道：「顏之厚呀！你騙我私逃出來，將我銀錢用盡，又賣我爲娼，真是一點良心都沒有了。」哭了一頓，遂向那些閒人

道。事。到。如。此。我。也。不。能。顧。羞。恥。了。於。是。將。前。事。原。原。本。本。說。了。個。詳。細。又。向。老。婆。子。說。道。爲。今。之。計。我。仍。然。同。你。到。縣。知。事。堂。上。一。面。控。告。你。買。良。爲。娼。一。面。請。他。送。我。到。京。好。在。我。公。公。是。有。名。人。物。諒。他。總。知。道。的。衆。人。勸。他。道。你。休。恁。般。性。急。便。去。也。是。無。益。刻。下。在。戒。嚴。期。內。那。袁。知。事。忙。得。很。呢。誰。有。工。夫。管。這。些。瑣。碎。事。體。不。如。算。了。罷。或。者。等。大。局。稍。平。後。再。說。也。好。冷。眼。先。生。思。索。道。這。少。婦。想。是。黃。伯。潭。所。說。的。那。個。鐵。路。局。吳。局。長。的。媳。婦。了。原。來。被。顏。之。厚。拐。賣。到。此。處。遂。暗。暗。嘆。息。一。番。這。時。那。少。婦。正。待。開。口。忽。見。遠。遠。的。有。無。數。軍。隊。肩。荷。快。槍。押。着。幾。個。人。來。衆。人。這。一。嚇。一。閃。而。散。那。老。婆。子。和。少。婦。也。便。躲。避。不。及。欲。知。後。事。且。閱。下。回。

## 第二十六回

戒嚴聲中頭顱如寄

泰安城裏荆棘難行

自。從。贛。甯。戰。事。發。生。之。後。那。白。狼。黨。羽。正。盤。踞。在。河。南。一。帶。地。方。久。想。趁。機。蠢。動。加。之。徐。海。等。處。巨。匪。仲。八。也。在。此。時。佈。散。謠。言。引。得。人。心。加。倍。恐。慌。山。東。和。甯。豫。兩。省。昆。連。因。此。戒。嚴。格。外。吃。緊。那。泰。



安知事袁蕙生對於防範計劃倒頗佈置完善只是他過於以察察爲明反嫌聰明誤用以致冤抑好多良民剛剛在此時間袁知事接到省城電告說白匪暗派心腹潛入山東境內着他加意隄防蕙生得電復自然於戒嚴條令更逼緊一步的了却說泰安縣北門城內有幾家開錢米鋪子的都是南京人氏因受南方革命影響鎮日價鋪子裏沒人來買物事此時正是陰歷六月日長如年生意又清淡在店閒得無聊遂邀幾個同鄉往附近茶會裏坐坐內中有個南京人姓張名良喜的雖然營業爲生倒也酷好風雅沒事時候最喜歡蒔花栽草因北方沒甚佳種但凡有朋友到南邊去他便央託代購些來悅目賞心這一天良喜也到了茶會無巧不巧撞見他的親戚這親戚也是金陵人叫做謝鹿經向在浙皖各處販運茶葉到山東等縣售賣每年夏季都來一次現因走到這裏火車斷絕交通所以在泰安耽擱當下良喜見着他來不及叙寒暄便劈口問鹿經道我上次托辦的白蘭可帶來麼鹿經笑道你這個人才會見我並不問我幾時到的也不問我住在何處第一椿

便詢及他料想我未來時這幾個月內你天天想白蘭刻刻想白蘭幾乎爲他想出神經病來了你估量下子我焉有不辦到的道理良喜忙又問道共帶了幾盆鹿經便豎起四個指頭向他打手式良喜道帶這許多來麼够了够了你放在那裏呢莫被人瞧見了鹿經道則個自然但這白蘭沿路上甚是難帶我爲他不知提幾多心費若干事好容易才將他盤至此地這時正在我家寓裏呢你放心包管沒人曉得良喜笑了一笑說我很感激你今天須得請你吃一頓於是招呼堂倌取了些點心食物放在桌上又邀那同來的幾個同鄉大吃大嚼正吃得高興猛的進來三五個軍士向他們瞧了一眼嘴裏說在這裏呢言訖向胸前掣出叫機吹得價響只聽外面發了一聲喊接着跳進幾十個兵丁不由分說將良喜鹿經等六七人一齊捆縛押着便走直往縣公署裏來那袁知事慌忙坐堂見良喜鹿經等遂大喝道好好你們幹得好事居然敢將白狼帶來藏匿在客寓內趕快從實供認這時那班如狼似虎的公役勒令良喜等跪下催促快說快說良喜鹿經驟然聽這幾句沒

頭沒腦的話。大家都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不敢做聲。停了半會，方放着顛巍巍聲音說道：「商人等同白狼，向不認識，怎會帶他到城裏？」袁知事拍案喝叫偵探上堂指質。看官原來南京人生就舌頭有些大，說起話來有好多字音分不明白。方才良喜在茶會上問鹿經帶白蘭的話，可巧被縣公署裏偵探聽見。本來北邊人不大懂得南方人口音，良喜同鹿經問答之間，又將白蘭花的花字不會說出。因此偵探誤將白蘭當做白狼，加之鹿經豎了四個指頭，是表明四盆白蘭花的意思。偵探便疑他帶來四個黨羽，接連良喜，又說莫被人瞧見等語，在他心理上，是怕白蘭被人瞧見，難免偷折幾朵。像這類迹近嫌疑的話頭，一經入偵探先生耳中，便有文章做了。何況正在戒嚴時候，哩當時偵探以訛傳訛，往縣公署報告。那袁蕙生又是個好多事的人，趕忙派兵將良喜等六七个糊裏糊塗捉來。你道可冤枉不冤枉呢？再說良喜被偵探對證，自然不肯承認。蕙生又派軍士往鹿經住的客寓裏搜檢，偏生在這個當兒，鹿經有兩個同業朋友，正到客寓裏尋他軍隊，見了不分皂白，便捉住。

帶往縣署。一心貪功硬裁。是白狼黨羽。又說四個人已經逃走了。兩個雖然百般辯論。無如惹生硬坐他們罪名。隨時判令。一齊帶往西門城內空地上槍斃。適才冷眼先生瞧見的。正是軍士們押着良喜鹿經等一千人去行刑。在當時袁知事草菅人命。誰敢代他們辨冤直等。到南方戰事解決後。良喜的家眷赴省上訴。才得明白。此是後話。暫且不表。再說冷眼先生回了客寓。因在擾亂之際。輕容易不敢出門。一步除得同方式文。周子謹談話外。都在屋裏悶坐。這時高陞棧住客聚集。有好多。人一者因交通隔絕。二者因防範甚嚴。一個個總不敢出去。終日甚是喧囂。內中惟有左首廂房。兩個。三個住客。越發討厭。若論他們模樣。也似斯文。一流人物。只都是前清中了科舉。毒的書獃子。走幾步路。大搖大擺。說幾句話。咬文嚼字。那種唯我獨尊的態度。彷彿把同寓的客人。不放在眼底似的。因此大家並不同他們接洽。每逢開飯時候。他們總要談古說得口角流涎。自以爲津津有味。有一天得着消息。說南方革命軍被中央兵隊打敗。那幾個人便大逞談鋒了。有個五十多歲的老。

者坐在坑上用。手一面抹着幾根鼠鬚。一面使着破竹喉音。說道：諸君呀！不是我說句大話。兩邊的結果。我早經料着了。我久已獻過條陳。包管天下從此永遠太平無事。那知一班瞎眼的官吏。將我那個章程。置之高閣。所以現在才釀出這個變故來。若早肯依我言語。何至有今日呢。同寓的人惱恨他。平時慣說狂言。都望着他冷笑。座中便有個新學界的少年人。故意逗他開頑笑。問道：你老人家抱恁般奇才。居然上書無效。這些官吏委實不識人。請問你老到底是甚麼條陳。何妨說出來。給大家聽聽。我等也可長些見識。那老者好生得意。陡然豎起大拇指頭。哈哈笑道：你這孺子真可教也。罷罷。我便告訴你罷。言訖。猛地站起。臉上現出無限悲憤模樣。對那少年人道：孺子。你可曉得。我中國怎樣貧弱的麼。少年回答不知。老者嘆口氣道：一是爲停科舉。改學堂。二是爲廢君主。立總統。有此兩層原故。所以把我中國弄得。不中不西。有亂無治的那少年道：你老何以見得呢。老者又嘆一口氣道：別事我不講。這有一句話問你。科舉未停時代。怎的不曾鬧過革命黨哩。少年道：則個我

却不得而知你老諒必參透此中奧竅了老者道科舉不停一班士子口讀孔孟之書躬蹈周公之禮做的文章都是代聖賢立言大聖人在天之靈所以呵護國家不准那班革命黨出世你如果不信爲甚麼科舉才廢了不到七八年那大清便會亡國呢這就是個鐵證宣統退位後應派我們漢人做皇帝了最奇不過又有甚麼總統名目據聞那總統位置幾年後便換人做的就因有這句話所以那些革命朋友個個都想因想不到手以致有此番南邊鬧二次革命試平心而論假若在清帝推翻之後不要裝腔作勢說什麼民意什麼官意便老老實實做個皇帝並定了世襲的制度父傳子子傳孫別人也打斷搶奪龍位的希望何至你爭我爭鬧到這步地位哩這是第一個大失着何況鬧革命的人那個不是學堂裏的畢業生他們讀過幾年洋鬼子的書跑回來便幹這些把戲弄得沒一天安穩追本窮源如若不停科舉讀書人只知尊君敬上真個是非禮勿動非禮勿言休說不敢做此等叛逆的事就連那些想頭也不會有半點兒渣滓的如今呢可憐偌大中國眼看看

要四分五裂了。可勝道哉。可勝嘆哉。說畢點頭晃腦用那讀八股的調兒唸這幾句話足足有十來遍。那少年忍不住好笑。又拿言語打動他。道：老先生我們談了半天兀自不會說到正文。到底你那一條陳是如何辦法的。老者接口大聲道：依我章程趕緊裁學堂復科舉變民主做君主。那孔子自有靈驗。包管那些學生自然不做革命黨了。縱有革命黨也不敢做那反叛了。聖天子端拱而治。既庶而富。既富而教。豈不巍巍乎蕩蕩乎。成三代上。到治隆規乎哉。那少年早笑得仰前合後。老者兀自不覺得接着少年又正色道：老先生你那個條陳就是這主見麼。老者說一點不錯。那少年冷笑道：這些老生常談的話頭早被人說爛了。不知你在何處剽竊得來。公然上書請願。怪道官吏不理會你哩。在我看算了罷。老者被少年這番奚落如何受得住。登時暴跳如雷。同寓客人個個都厭惡這老頭兒。沒人出來勸解。那少年見老者狀容可掬。索性拿他作耍。遂含譏帶諷的道：老先生你說國家貧弱。原因是壞在新學界人物手裏。我還要得中華民國轉貧爲富。轉弱爲強。除非等你們

一班誤解聖經賢傳的老腐敗廢物死完了才能達到目的呢如今敢在人多廣衆地方逞使一副冬烘頭腦說些妄誕不經言語活活要笑死人了老者聽得這些話氣得渾身亂抖他同類的幾個學究也便動了公憤齊打夥兒向少年交訐氣勢洶洶簡直兒想揮拳用武棧房主人見鬧得不成樣兒怕被外間偵探們聽見生出別項岔枝兒來忙向兩方面懇商好容易才各自住手老者坐在椅兒上氣喘如牛的罵道據你恁般說我頗猜疑你是受那南方革命黨指使跑來謀爲不軌的我假若往縣公署裏去報告立時叫你斷送腦袋那幾個老學究拍手叫道好好少年毫不懼怯又向那老者尋衅棧主人阻攔不住正自暄嚷不已驀然間有軍隊闖入厲聲問爲何事吵鬧於是各說各的理由爭論不休軍隊喝道都不是些好人一齊帶了去言訖似鷹抓燕雀一般將那少年和幾個老學究足不點地的拖了就走同寓住客嚇得四處逃竄棧房主人早驚呆了傍晚時候茶房悄悄告訴大家道軍隊拘這千人到署後袁知事訊究一遍說一邊是宗社黨餘孽一邊是革命黨的



細作按照希圖擾亂治安的例，立即判決死刑。衆人聽了，都面面相覷。於是，由早到晚，好似寒蟬噤聲，差不多連一句話總不敢說。從此，外間風聲越過越緊。袁知事手段愈變愈辣。後來又有消息傳來，某處街上某人走路稍快一些兒，便身罹法網。某家某人言語稍高一些兒，便辦成死罪。這座泰安縣城，雖然不曾見個黨人的影子，就被這袁蕙生迭次囉哩，鬧得居民一日數驚，雞犬不甯的了。冷眼先生好像在荊天棘地之中，沒別的希望，但求大局早早平定，從速脫離此處，欲知後事，且閱下回。

### 第二十七回

繞遠道言歸游子車

聽彈詞慕遇窮途友

又挨了一個多月，聞得南方戰事漸漸收平。那泰安城裏戒嚴也稍放鬆一步。津浦的火車照舊開行，只是徐州浦口一帶仍有中央軍隊沿路駐紮，免不得盤查搜檢。冷眼先生怕被蹂躪，不願由這條路南下，却好同寓裏有好些南方人，打算繞道至濰縣搭煙濰火車，往煙臺，然後再乘海輪到上。

海覺得平妥些兒冷眼先生遂同他們結伴動身書不煩叙轉眼間已抵上海並不耽延隨時買棹溯江上駛舟行一日兩夜天明時候輪船在南京碼頭停泊原來自從贛甯二次革命後海關洋員兀自怕人私運軍火及挾帶危險品物潛入內地因此每逢往來船隻都要逐次細細檢查的至少須延挨半日工夫冷眼先生坐在艙中思索道我久想到金陵游玩一總不會如願如今到了此地却值兵火之後我何不往江岸上去瞧一瞧戰後景象呢况且我那老友常憂時先生也是住在這裏自春間洛陽失散杳無下落不知他是否已回南京這次兵燹聞得一般強暴官軍擄掠奸淫殺人放火像似滿清入關時候嘉定三屠揚州七日的光景那憂時死活存亡正自難卜想到此處不禁暗暗流下淚來於是招呼茶房着他看守行李獨自一個緩步踱上了岸則見從前的崇樓峻宇都成一片瓦礫場了縱然有些人家虎口餘生也是七零八落的搭蓋茅棚住着免不了雨淋日炙風吹雪擁比上次經過這裏時真是大不相同又向南行了好遠那種種慘狀越發不堪入目則見

左首空地上圍攏着好些人。彷彿是瞧着甚麼似的冷眼。先生挨身上去。一望見人叢裏面安放幾條柳木橈兒。那橈兒上坐了些男婦老幼。並一班勞働苦漢。中間站立一個老頭兒。身上着一件破碎棉袍。頭上戴一頂舊瓜皮小帽子。却用張粗紙壓在帽沿兒下。將面龐遮住。只有嘴鼻露在外邊。手裏擎着一副鼓板。敲得軋軋價響。冷眼先生思索道。這是唱曲子的先生。爲何不向人煙稠密地方唱給人聽。却跑到下關來做甚麼。橫豎輪船有幾時才開呢。我不妨聽幾曲再去。也不爲遲。於是分開衆人。進去在柳木橈兒上輕輕坐下。略停半會。則聽那老頭兒按住鼓板發科道。

萬死餘生倖保全。白頭憔悴李龜年。自從一劫滄桑後。話到興亡也可憐。

說完這四句引子。接着敲起鼓板。含悲帶哽的唱道。

(南呂一枝花)痛金陵成了。劫餘灰。祇贖個荒蕪地。一塊嘆餘生。雖留得形骸在。沒奈何做了斯文。丐鎮日裏飢餓難捱。譜新詞沿門賣。雖則是喊破喉。嚙踏破鞋。十字街頭有誰人。喝聲彩到晚。

歸來依舊空囊袋

冷眼先生聽畢暗暗點頭道。開首這支曲詞是自叙來歷及現在所處的境况並賣曲原因倒也音節蒼涼情詞悱惻呢於是又往下聽道。

(梁州第七)俺也是生性只知將國愛不忍把國民責任盡丟開見上年推翻帝制共和改幸此後是太平世界萬姓重登新舞臺又誰知革命風潮捲地來至再至三關幾回文明開化原同種煮豆如何燃豆楷潯陽江瑟瑟的鞦鼓聲哀滬江濱冷冷的血濺塵埃石頭城纍纍的屍骨成堆更有椿可駭：俺趁着心兒未死舌兒在力守超然派編得個新詞幾曲上長街聊寫悲懷

歌聲才畢那班衆人道。老頭兒你唱的甚麼老者道。唱的是我南京兩次革命情形並我們百姓身受的苦况衆人道。我不懂哩。老頭兒道。慢着聽我。一一道來。則個我這曲詞是仿那長生殿李龜年唱天寶遺事的牌子照譜出來的。說完將鼓板又敲了幾下。唱道。

(轉調貨郎兒)先是滿漢分界限。後是南北生惡感。這是兩年來的新奇公案。惟有第二番恨魔王。未推翻。只可憐。累百姓遭危難。這是諸君身受過的。我今日演唱出來。且學一個哀江南的庚子山。

冷眼先生暗忖道。他這支曲兒。是表明兩次革命原故。真正一些兒不錯。細聽此詞。一定是精於音律。又具有慷慨悲歌筆墨的人。做的倒不可不仔細聽着呢。接連聽道。

(二轉)那民黨欲剷除帝王專制。謀倡義。屢遭顛躓。有偉人大名鼎鼎。黎黃陂。黃鶴樓頭舉白旗。這時呵。那口口俯徇萬民意。就職金陵。宣重誓。組織那政府。號臨時。

衆人道。不錯不錯。他老人家在南京做總統時候。我等曾看見過的。後來怎樣呢。那老頭兒只歎一口氣。並不言語。又唱道。

(二轉)停戰議和兩邊。主張人道。各自派全權代表。滬江會議鬧得一團糟。誰知那一位呵。機謀。

兒。慫。巧。手。段。兒。真。高。輕。輕。將。滿。清。推。倒。那些同胞們呵，說他有蓋世功勞，復行投票，舉做萬民元老。將共和建造南京政府，循例應取消可憐那民黨，一律處閒曹。

衆人忙問道：據你說南京政府既經取消，北京政府又復成立，中國不是從此永遠太平的了？怎會鬧到這步地位呢？那老頭兒點點頭，又唱道：

(三轉) 那一位既擔負國家大責任，願將個破碎河山整假敦，促進行的美名稱整頓。些外交內政，希圖個福國利民。這時呵，那革命偉人欲和那魔王權勢爭團體，兒固結黨派兒分門，各自爭優勝。共和民主統一同盟鬧嚷嚷，勢力相平等。那一位呵，說他們一事不成，料他們百事無能，却背地裏笑得齒兒冷，赤緊的從此雙方惡感深。

這時衆人叢中有個形似讀書人樣兒的人，問道：他們兩方面既有了意見，這民國前途便生莫大的危險了。老頭兒道：正是正是。

(四轉)這邊假說他破壞共和那邊真怕他專制復活兩下裏互相猜忌多那黨人呵、欲謀幸福驅惡魔生查查思量平地起干戈這邊防暴民謀亂暗地布網羅那邊值宋案發生應將罪名兒坐這邊簽押借款未曾經議員通過那邊私運軍火也不俟政府許可這邊到處屯精兵準備一場惡結果那邊遍設機關報發行萬紙吹法螺其實是啞謎兒早被人瞧破這邊不想皇帝想甚麼那邊不想權利想甚麼

唱到此處有些人私下議論道莫小覷這老頭兒居然將兩下裏的內容調查得清清楚楚哩冷眼先生正聽得入彀忙道諸君且聽他唱下去咧衆人於是凝神靜聽那老頭兒將喉音急提高一調唱道

(五轉)不隄防南北兵轟轟烈烈潯陽忽交關引得那破壞黨鬼祟祟南京謀蠢動因此上強強硬硬惡惡很很嚇走了程雪翁大家是久久暫暫兩兩三三做過了都督夢累得那老老幼幼

男男女女。大大小小。哭哭啼啼。生命送這時間來了。個威威武武。張元戎。雖然是紛紛擾擾。將民兵攻滅盡了。洶洶闐闐。烏合衆。却背地裏偷偷竊悄悄冥冥。啞啞密密把驕兵縱百姓們。又時時刻刻。驚驚惶惶。遭播弄到如今滿眼裏。還是些悽悽慘慘。悽悽骨肉流離道路中。

大家聽着。不打緊。幾乎要哭下來了。說道。老頭兒。你好像是親眼瞧見的。差不多哩。老頭兒道。那戰場上情形。諸君還未見來。我一發唱出給諸君多多淌些眼淚罷。遂唱道。

(六轉) 飢鳥啄荒溝。餘血病馬嘶。廢壘斜陽僵。仆屍骸。疊路旁。淡煙一縷。空中漾。掩映着。蕭蕭落日。黃畫出。淒涼景象。白骨應嫌古戍涼。青燐共把秋墳唱。到晚來。靈均悽愴。三更鬼語。月如霜。都說是夢魂。不。得。到。家。鄉。

衆人無不垂淚冷眼。先生自思道。聽他歌詞勝讀一篇弔古戰場文字。真做得好哩。那老頭兒也自泣道。諸君呵。那遭兵火的區域。更慘呢。



(七轉)莽江南本是繁華地。當日裏樓臺綺麗獸環金碧壯門楣。而今隔院秋風起。風起草綠依然貼冷階。花紅兀自環空砌。走狐狸也麼哥聽鳥啼也麼哥看青天色如洗頭兒低鎖寒煙衰草淒迷遍地成嫣紫。嫣紫碧血斑爛染透泥頹垣圮壁成荒壘忒慘悽也麼哥費猜疑也麼哥費猜疑借問主人知是誰。

咳諸位先生呵江南遭如此浩劫到底是誰種惡因誰受惡果哩。

(八轉)話到江南劫後滄桑景俺血淚交流川腸道譜新詞一曲說原因且將那先後情形唱給諸君仔細聽。首先發難的是□□釀成大亂的是程應那沒來絲的□□鬧甚麼革命兩次據金陵縱賴有將兵平亂的莽張勳怎奈他部下違背將軍令多謝你官軍和民軍直鬧得白茫茫大地真乾淨。這班人呵將來青史上留得姓和名給與後人慢慢的品評。

冷眼先生彷彿聽呆了自家斟酌道這齣曲詞共是十一支起兩支是現身說法其餘的便將兩次

革命通前徹後。叙得一絲不漏。而且身處超然地位。決無左袒那一邊的意思。篇中詞旨慷慨悲歌。不愧驚才絕艷。但是語氣到此也足了。單聽他末一段怎樣收束。果然那老頭兒又唱道：

(尾聲)(轉本宮)說不盡悲傷感慨。破工夫明日早些來。今晚呵、餘資還得酒家債。再沽新醅。再沽新醅。拚一醉。消却胸中大塊壘。

唱完挾着鼓板向衆人討錢。衆人道：我等自遭這次變亂之後。祇賸得兩肩扛張口四處乞食。那裏還有錢給你呢？只因貪聽你唱曲兒。都不曾到北極閣去領賑米。今晚連飯沒處去吃。哩！算了罷！說着站起來一闕而散。老頭兒發急道：我非好意同諸位較量。但是我也沒有飯吃。務祈方便方便。這時冷眼先生料定那老頭兒准是個文學詞章家。想係遭第二次革命以致落魄下來的。打算多多給他若干錢文。正想招呼他。不料閒人過於擁擠。將老頭兒一推。雖然不曾栽倒。却將他帽兒碰落在地。並那擋額顱的紙頭飄掉了。露出本來面目。冷眼先生仔細望時。不由站起跑至那老頭兒。

跟。前。一。把。扯。住。他。的。手。失。聲。道。哎。呀。你。不。是。常。憂。時。先。生。麼。那。老。頭。兒。好。生。慚。愧。搭。翅。着。應。道。正。是。正。是。說。着。那。兩。行。眼。淚。不。知。不。覺。早。流。將。下。來。欲。知。後。事。且。閱。下。回。

新社會現形記卷中終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5763B

